



20

第四册

湯義仍先生集選序次

序記碑文

墓志銘墓表

書

古樂府
七言古風

五言古
七言古

五言律
七言律

五言排律
七言排律

五言絕
七言絕

賦

湯義仍先生集序

長樂縣
湯義仍
書

慈谿胡亦堂二齋誤

今有馬於此其貌同也試以馳驟廣遠則不免鴛鴦與駟
馳於是咎天下之無馬有從而語之曰是未見夫騏驎也
一日千里其過都國若歷塊然迨騏驎之馬出自以爲至
矣而人又議之曰夫騏驎之馳千里也比其將至舉首而
日在其前是騏驎亦未爲足也有天馬者出倜儻雄奇光
景噓吸若滅若沒于是天下之馬盡空夫天馬非能空天
下之馬也彼其有天者存所以異之也湯義仍先生明所

之才也以予觀之先生之著文甚多人以爲功在
不知本其天諸凡制義及填詞大例不入乎集而
也琢成工而取掇競爽人也若其沛然雄放超

則天也其詩賦聯翩深而錯雜黼黻人也若其興
逸一往自如天也其簡牘叙致遙深而選萃芳潤人
也若其詩加顛倒勃率自喜則天也蓋先生之文可貴者
大抵其詩在漢魏而文尤望史漢而上遡視他人之欲至
而必不能至者其天爲之耳至其才可取通貴而愛知如
舉至於館選猶甚之故沉淪于一令幸爲郎復下爲尉卒
終困窮而不恤故嘗以他人之才者人而先生之才天也
惟其爲天萬物之理予之齒者亡其角予之足者缺其翼
得其才不復得其遇天固先有以自限也且無論先生之
爲文爲天其爲人亦全乎其爲天也尹平昌而縱囚觀燈
歸家爲南郎忽以疏言權貴家居時一同年貴人招致之
有與公等俱起今不能屑之語率皆其天之所致然也漢
武帝雄材好士時多才子而相如爲竄然使當高文大冊
尚嫌于遲謂疾不如枚臯如使先生當其時則尚書給筆
札猶可不需上林之一月侍從華國之選古人又何足道
哉

湯義仍先生集

慈谿胡亦堂二齋選輯

序

劉大司成文集序

上和司成兩都兩都士稱為兌陽先生先生言道德而近

名法常曰學士先志官先事空文何為蓋其天性廉毅貞

穆生於吉州忠孝之鄉與道學之世故其言動出入必以

形影相格不肯流遜而之他其教然也予官南都與之遊

于世俗嗜好一切無所當好談天下事與天下賢人而已

了稍通之引與達觀時亦爽然自失然終束于其教耿

予得其遺詩文而有感焉蓋士和之去國與被病皆

倉卒不克自定其文然所存者亦可以知其所亡

亡者其人則東漢之人所存者其友則南宋人之友
先是海內人士稍稍傳其與政府諸執事疏記指發
引連類所爲綱維事理之弛張人材善否之進退
惘欵焉流連焉彼其身未嘗一日當天下事任而其心不
忍一日付天下之事于不治至於言而躓動而窮然後歸
于養生家之言最末探旌陽令至德觀宿張天師龍虎山
中上追洪厓騫鸞之跡下睨僊巖遺蛻之處嶭然有思法
然而悲曰死生亦大矣吾無以處吾心又何以譏稱爲曾
幾何時而遂已矣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可不知其人
欲知其人論其世觀士和之所爲人及其所遭遇之世於
士和之書之詩其能無愾然長嘆與

讀澹撫小草序

澹撫關中李公道甫初以東南海警開府維揚海波澄謐
而稅使乃始稱詔橫亂徐沛吳揚之間皆公履也其爲事
甚大非迅鬪所支公能以筆墨口舌動上黠者暗以死次
者屈服受事此朝廷之喉味而天下之要脊處也五方四
裂之民在焉莫不倚公爲命此亦足以控厄乘流發英雄
之氣矣當是時公亦欲以微罪去舉朝爭之天子若爲不
得已者而盡其用居之淮甓天下金粟之運所上下疏奏
教答積至若干卷蓋政成而思其所嘗遊逮於余受而讀
之大者力奮其身號怒戲笑與中貴人相橫決爭數千里
之民貧者徙者可以復業居可以居行可以行而亂可
以止所謂社稷之力臣也夫功有所自成而力有所自積
小夫悞臣之徒其於天下事潰敗無足論蓋亦時有有力

人矣與之扛千鈞之鼎探豺虎之穴旋轉噴薄而無懾使
之堤細物抵蜂蠆或反倉卒頽破螯觸而無當何也以爲
其力^所所用之也夫力豈有異哉用之則大可以全不用
之小可以敗公疏奏文檄中大者所謂舉鈞石而當猛鷲
瞋喝示武嘻噓示閑英雄之槩有固然者至其所爲繩墨
吏士罰咎以上未嘗不親極其微渺出入之情而誚責所
治於罷士細人撫循收恤無有二也孝敬中行之理時取
以生其善單語微詞皆有法則氣整而心平此有力之士
所爲常器小螯無所屑意者然則公之用力於世者豈有
餘哉教義刑名不爲小而河渠盜賊不爲大公所以收百
萬士民之心起百十吏士之氣而感動天子擊折亂倖至
十疏以去而滿朝爭之終不聽公去更以委重者豈非才
之有所積而功之有所成哉臯陶言九德之行曰亂而恭
剛而塞恭固可以治亂而塞所以積剛彼亂而訖以不治
剛而不至者無所積而空以才氣相忌也吾嘆世之稱公
者在彼不在此而以震耀其功公益有德者也

滕侯趙仲一實政錄序

佐王之才常寬而取伯之才常急非有相反其時與地固
然蓋昔成周之法具在且奭之輔固得以從容而鋪德義
翱翔而登太平及其時天下已定法制已信風俗已成如
是而誅之如是而賞之俯仰之間益可以休然而無事矣
幽平^後先王雅頌之制衰廢無存諸侯相攻并敝者先
亡勢不得不急法而治時則伯才興焉齊管仲楚吳起秦
衛鞅三人者其著也大致亦周官正地比受官成畫一手
易後乃先王表

經畧會計之意而急持之歸于富強其國曰誅殺不必則
令不信不信則不行如是則國弱令不行雖有地方不可
得而盡也如是者國貧貧則事雖小不可舉事雖小不可
舉則是與亡國同也是故三人者急持其國而用以富強
後世諸君武侯以用蜀而王景畧以用秦至王荆國以用
宋而效異者何也勢不行也伯者審勢急可以趣其國不
可以卒治天下國狹吾之所得急爲天下大非吾之所得
急爲也如以王公自治其縣青苗固效專之方岳則均輸
方田無不可者專之邊疆則保甲保馬無不可者何也勢
所得爲也若天下則不可是故舉天下而急爲之安石不
能用宋取一國而急爲之趙仲一可以用滕吾嘗以於
長上計過滕時公上事一歲大禳之後人大相食公爲

濟粟大府錢施其民間公庾庫中無有也已北去更三年
而再計止滕待公不能得見後堂主籍者約視其牘積金
乃至羨贏三千穀踰六萬所費修治公私署堦禮際惠振
收恤士民爲民贖子婦所亡失立芟舍牛種以業流集者
復不_三予益異之退而謂滕人公何以至此對曰凡田
賦影避則有所遁而後期公奮議度田上下相傾動恐喝
不可而公輒單騎從所在父老行度之名其田故壤則而
賦平而爭輸羨若鍰一錢以上率以糶故異羨而粟泥又
公教民種桑柳有籍數去縣十餘里娶人孺子戲折其四
五樹圍捕之償而後止罰必而先貴故民不犯治堧河皆
獨身馳數十里察視曉夜暴露不少休故民無欺而不怨
衣褐食稗而宮館馳傳俎豆咏歌之節必明以清故民儉

而知禮語未卒予撫然而嘆曰此伯才也乃先公行爲載其曠長安以示執政張公張公曰此固可節鉞盡其任幸少頃且以御史行邊專屯田鹽筴開塞之事可也也而事移官止吏部郎以廉梗許激執政不可復容罷官去嗟夫人有如此才能盡之于法而不爲盡何也用非其才也今夫以貧弱之滕三年而暴富誠委之一二大鎮其行法益巨當不異滕富強之效所求于時者重而所求乎人者輕明知其人而不之用其勢共入于舒緩固未見急之能爲也嗟夫言治滕者異矣皆以公才且老而非當急才之時而徒傳其爲政之書其不幸而可悲也夫

趙仲一鄉行錄序

趙子鄉行錄錄真寧父老子弟以趙吏部邦清有功德其

早筮徒行闕於儀體相與共上其守吏求以車馬優君也父老意良厚趙君之去吏部也同官予鄉吳君仁度坐爲君疏理謝南漸徙至太僕使歸示予斯錄予謂趙君賢者而其鄉德之如是然其鄉之大老在兩都者不下五六公吳君何不爲趙君一言而令坐廢無乃非其鄉行意乎吳君曰嘗以語其鄉乃更有不好趙君者問故吳君不言嘻予知之矣將如孔子所謂鄉人之善者好之而不善者惡之與吳君曰不然凡譏削趙君者亦皆忠信廉潔之老非爲不善者也予益怪之夫所謂忠信廉潔者微孟軻氏所謂其鄉之原人與鄉原之所至不好者狂狷趙君將無得爲狂且狷與若此或非所謂善者惡之而向時父老言趙君有功德不可徒行以辱之者乃誠善者之好

也嗟夫趙君高氣異材天下有識者聞而好之意相近也而其鄉老在朝者惟恐趙君不徒行在野者惟恐趙君不得與是何其鄉用情之遠與嗟夫一遂昌令也上六年計求去南考功某曰遂昌有關係人何得便去又三年計而中丞出故相揭袖中曰遂昌有言宜遂其高尚二公皆秦人也而異同若是其文能盡好趙君與且方今士大夫進退以黨秦楚北而吳越南趙君前失越相意以去天下意君秦人也去而秦之大老曾莫爲援然後知趙君天下士也鄉人難與爲行不能不與爲行獨秦而已耶

岳陽王氏宗譜序

余友金壇王君應嘉學植而樹敦有大姓法度遊十年矣時爲言其先世父駿孟羣之賢給事南省中以論嚴相國僉山東嘗歸至淮揚間絕食終無所餽受其鄉里附邑多豪至言駿孟先生意未嘗不下也已而得高陵呂先生構所言王貞立標從其遊曰行在孝經矣經云居家理可移于官貞立因瞿然贖先人墓下田以其一祠而食其旁兄弟三至封視孺外松竹無不躬親其至性也夫岳陽諸王氏有先乎江左而後祖瑯琊太原子之先何也曰是吾所不能祖也吾所祖者宋慶曆皇帝時進士存存子咸寧尉康康孝子也是爲岳陽諸王又四世而義公兄弟分烏以入于明雖吾城中王皆其後也已有過之而相誰者矣夫慈孫翼子於世次身所逮事者或三所得服者五所居得知始者十世而已十世以上非國家所護其存廢轉止不可不記也故君子雖愛宗常毗於其近嚴祖常窮於所不

知吾不祖江左以來不可爲不嚴祖也齒城中諸王不敢親所以別宗也無言遠者岳陽非伯父畢祀幾無以祿者不如此是存之忠不著也非大父標祀無以田者不如此是康之孝不傳也夫田祿之不時而忠孝無所續則其宗不可合宗不可合則雖吾岳陽里後懼且有相誰之日也吾安知琅琊太原余嘆曰行子之言其亦可以宗矣因取而書之岳陽諸王籍之首

吉永豐家族文錄序

湯殷人之後也武子封微子於宋命之曰惟汝象賢修其禮物慎乃典常作賓于王家統承先王永綏厥世而本原其德曰恪慎克孝篤不忘凡以悲憐微子之微傷先王之後不傳而以其文物典常與宋令世世守之雖與國咸休可也其後微子歲時朝周威儀甚備周之王者儼然客而歌之陵夷至于春秋正考父爲之追道作商頌孔子始承其衰憂其殘錄于周魯之後曰予殷人也予學殷禮有宋存焉之宋而不足徵也則文獻之不足故也是故之周而學周禮得老子因而述殷周之事蓋老子者老彭也以殷大夫入周爲柱下史而又生長宋亳間習兩代之事孔子因而得文獻焉嗟乎國家之有文獻也猶人之有神氣也當其亡雖以王命始封之恪孝而不能必其後之子孫謹守而傳當其存之也則老彭一人焉可也吉之永豐有吾宗起宋平叔以來幾二十世譜凡五六易矣而其先後文雅彬發與所爲名賢交友甚衆蓋萬歲辛卯予謫尉於雷之徐聞道陽江見吾瑞案兄而愾然問所爲世者且曰吾

二十世祖平叔以宋亂護從如西而留吾子之先倘是耶
因以齒陽江君爲兄而陽江君亦以弟視予君儒者爲縣
令三判州一皆以清強去官而其從兄掌故君夢鯉以浙
之嘉禾諭來授于撫一日悵然有請於予曰以不腆之家
經宋元而來其魁梧耆宿于兵火屠僇之餘泥離散亂然
終以接屬其系屬昏因廬舍冢祠皆可得而覆也則譜之
力在焉獨文苑之錄闕如不修吾弟陽江君泥涕于此久
矣有志不就吾爲學官掌故無所與于國之典若獻獨不
可以徵吾家乎予聞而愧之嗟夫此宋杞之所不能存而
故家流風所爲與國幾焉者也槃匝洗鬯傳之數十年世
以爲寶而况於文章亦以泥寫其時之風政謠俗與其人
之終始後世或因以一人之事知其鄉因以一家之事知
其國其爲寶也不亦大乎雖然予有觀於盛衰之際矣蓋
予祖茂昭公言予江南之湯皆唐殷公文奎之後也公之
子悅仕南唐以文章高世國亡從其君入宋藝祖恚曰尚
不知我先人諱耶乃改殷爲湯官其父子於宋御醫平叔
其後也餘子多留江南者而予先祖適以南唐使之錢王
所國亡遂留錢塘不歸靖康之亂以族從康王孟后如洪
如臨之盱吉以故大江之西多吾氏而大則文奎公之裔
也由此言之吾人之得世其家也不亦難乎時經喪亂泥
離伏匿或從其君或從其父兄子姓昏因或子其身所在
爲可以免而是矣彼其居之不能守而能有此文獻乎微
其居而已新故諱避之際將其姓是易然則雖有世家其
文獻之存與亡固將有待於國也豈獨其家之人能存亡

易

序

之耶雖然宋元亡而予宗之文物有在者焉則謂掌故君
爲吾宗老彭可也

滕趙仲一生祠記序

天下風土相遙或千里而同心或隔世而意授又或其生
同地一同時乃顧有覲面而不親把臂而相忤何也人固
知不易知也是故趙仲一世所謂精神才力體貌殊絕之
士而最能與仲一相難苦不合仲一得少舒其長慨而發
其壯心者亦皆朝廷精神才力體貌之士且時有西北諸
君子焉而予故江西人也與仲一非有所習適吳君繼疎
以吏部郎再過家詢朝士未嘗不言仲一吳問予何知仲
一之深予曰固也予前以上平昌再歲計道滕君館予上
宮時方傳粥餓民百十里外來去塵坳中診視伺察屬治
河當滕界者常晝夜行步築之不避風雨暄露之疾五年
治縣強半馬上決責罷遣者乃至上計時都無贖粟可付
署者君時謂予曰幸復此十萬石不足餘也又三年而予
再計過君則以庾粟之冊視予數之過十萬石矣非其罰
圭撮以上不自入而以與民莫及此其中寧有不可知者
耶至于田入口賦常至以鉅爲百姓爭命所爲贖子婦給
中種招流散動以數千計下至教碾作炭滕風永而思祠
之皆天下人吏所知也蓋予入都盡擿其治地圖集以行
標其尤異者示執政某公異之再請而後見曰固奇士也
首政者不能用而同案某公方言西北治水利屯作之事
需人焉若此其可久之公云已言于某公願見趙君也其
往再見公又言之予喜從君往君許乃竟不行曰豈有執

政之禮不先而手版立其門者嗟夫此予所以知趙仲一也予出都而趙仲一旦以治行宦留予謂執政者曰趙君第可用御史出按經營四方在其中非其處也已除吏部郎知其不可久後一年而紫柏先生來視予曰且之長安予止之曰公之精神才力體貌固不可以之長安矣先生解予意笑曰我當斷髮時已如斷頭第求有威智人可與言天下事者予曰若此必趙君可久之則聞朝士大譁而趙君去又久之幾起大獄而紫柏先生死矣嗟夫精神才力體貌三者皆天下之利器也而數以示人其容免乎予天資怯弱人也與仲一相遠能一見而知之不知者乃反在其所近詩不云乎我行其野言采其蓄不思舊姻求我新特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蓄雖苦菜而有異味不在多采

我知趙君一人爲足新而能知舊所不知今茲予與君皆棄在野無所托言因滕人之祠君也偶爲激發如此若乃祠之春秋田夫桑女坎鼓蹲舞自有滕之風在矣

記

續天妃田記

高皇帝卽位二年勅太常司博士孫子初定儀封號天妃歲以正月十五日三月念三日鄉祀文皇帝卽位遣使者高品鄭和等遍海外國欲有所聞妃著神海上天子親記共事歌呼之祀龍江之上置守者戶羽人而和等復以金銀諸飾物爲妃報焉今上九年卿陸公以和所獻貯銀三百兩買高橋門外田百畝歲入銀一十八兩爲禱祠時有所修治費後五年予率太常官屬視後堂又見和所留金

銀步搖花樹卮匱合注之屬冠上花鳳流蕪玲瓏多斷落不可檢綴念妃者天之貴人氣物之內惟虛生神海者地之積虛處也因以為妃若以坤為媪金為母傳者遂曰斗中有玉女焉光響歛暈因而像之為作環飾此今時王妃非天妃也然聞之神無求于人而善悲人悲心不除所以止為神也今廟下主者日夜供養靈帳飾除炳芳執燭所以歌零祝塞甚恭歲常百人而前時所藏追釳諸飾物文非妃所御竊以人道事妃當亦有所悲也乃藏其黃金諸物而銷其白金為兩者得二百二十六焉以續高橋門外田二頃二十畝歲屬銀三十九兩六錢歲給羽人廟者布花三兩樂舞生道士人三錢廟戶七人人二錢二祭為主祭者飯三兩六錢餘以待所欲治或益置田廣妃之悲施

焉記田所其後

碑

東筦縣賈黃孝子特祀碑

今上辛卯夏余以言事尉海北冬道南海過哭再從父墓東筦焉撫友人邢衍曾之孤遂如羅浮而諸生陳君啓心者乃以書來為其先賢賈孝子黃公舒特祠欲以有記也孝子晉人也家貧力養雖盛暑未嘗不冠帶親意所在千里之外不以為難親死皆身為墳而廬深野中無人猛獸左右嗥安之也每夜定或寒月號哭聲出林薄隨悲風遠聞人為泣下獨日飲一杯糜形色枯槁人勸其還哭而不答行路之人皆曰黃舒今之曾參也因同表其居曰參里里有山岑蔚可愛為參山其孝著聞如此至于今且千年

湯肅仍先生集

碑

七

矣學宮闕焉不祀何也諸生李元表祁衍曾陳啓心三人以言於縣令樂安董君董慨然曰此嶺表人士之初也而郡以上學使者莫不歡動焉然有以新安人疑者董君曰入新安界者今爲筦人者昔也乃擇日附主學宮亦十有餘年矣矣一人視縣事竟議祀之新安而至在東筦學宮者遂置屏處是時祁生病且死李生一人不能爭而陳生曰又廢然獨發憤抱其主以出且言曰仁人孝子天下一家東筦新安何擇于兩邑也今已罷祀主無所歸生等願不煩費縣官一人一緡錢但得城北空地七丈餘足以容主令東筦之人有父母者得望見焉視學者許之三年而後克成多里中賢豪長者營之陳生首其議嗟夫陳生有心無目猶感憤好德千載之前舉義如是况夫有心有

目者哉而是時東筦伯何真之祠亦成真於元亂時有粵地十七歸高祖賢於尉佗遠矣然讀其書令人感愴而嗟咨者孝子無尺土之柄獨身事一父母又非有奇孝其孝間野人所得爲也至今人人讀不能半其傳卽涕歎交塞皆願如黃孝子事其親願有子皆如黃孝子固未有願如東筦伯者也豈非雄力智數之事於人心尚緩而接神明感天性乃在于其根本至德也與詩云天生烝民好是懿德言此烝民天生而然孝德者所以不忘其生故烝民感動尤至歲月之所不能沫地界之所不能分在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言凡非不得祀者也况如孝子者哉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筦之人得而觀焉庶亦有類于孝子者乎余嘉陳生諸人所請好德必行其意者也而銘之以告

堯之人銘曰粵於西晉荒落蒙靡不知父母乃有孝子生
苑至性愛而有禮縣縣嶠士孝子伊始鄉可以祀豈有分
里爲主特廟厥義良備有門有堂有寢孔構關門在左右
梁在右汝堯之人誰無父母有孝以教誰爲來者亦有人
子來吏斯土惟孝以忠神明是與遙遙參山氣鬱且明其
類維何樓觀蒼蒼我茲爲銘以感人心

遂昌新作土城碑

遂昌爲括蒼郡西南邑治萬山溪壑中介長松龍泉猶毘
境也西北而南走衢嚴婺鄣犬牙信州以鏡于閩縣迤與
絕緩急卒不可檄制地少田畜而豐于材其芟時新梓則
旁隄之流傭也多隱民焉而鄉若邑長老子弟無賴者常
藪其奸與爲利盜以故出沒不可迹夜擷者復多虎憂而

境旁數曠近詔止采盜亦時時有之余昔治此邑未有城
橫亘一街可步而竟居人悉南其溪而闌以一橋門可闕
而入念城之帑無見儲不可以城乃稍用嚴理課殺虎十
七而勒殺盜酋長十數人縣稍以震因循四五年乃幸無
事余去治一年而遂有殺人于市橫橋門而去者民務息
以譁歷三政得晉安辜公以名德淵雅來靖茲邑秉素絲
之心持大車之體一意約損與民俸薪時以治客衣食無
所餘至不能遺子嫁女訟明而寬清惠聞千里之外民習
教令盜日以遠而公亦且上三年計窳矣尤惠顧其民曰
縣如其亦舉無阨第與獨如城何請上謀下必躬必親
引溪度山畫圻而程物力有宜幣餘有經以賦弓司以屬
其耆神告威庥不可以疑築踴緮趨橐鼓弗渝邪許句婁

襍民權謹大姓居間欣焉自完屬間填埤工倍于官察所
不任官直其難以楨以茨民乃不煩蓋數百丈之城數十
日之間而公與士民休然晏清具文書報成事矣公始從
官屬民履其壩莫不嘆曰茲役也不櫛巢而巍不睨瞭而
遠不糝粉而華不闔拒而固蓋我公之時也公噤然俯首
而謝曰良以藩吾坊之人安寢無叱謹司之而已邑近寶
而囂幸國家無事異時虞盜兵之來邑之君子阻溪而俾
或跨溪而城未可知也誰不云乎椎輪爲大路之始累石
委土庶幾自吾始乎雖然昔人比志金湯志而偷三里城
猶折樊也邑雖小其無四維腹心于城汝士民所以自衛
也吾行矣已而監撫使者上公治行求卽丞括蒼終其勤
績不報而且以知瓊管萬州事士民愈用謳思以城予志

也千里而來告成且求銘予所不能爲士民庇休者公能
爲之其又何敢以辭銘曰天於平昌險不可升繚以地形
山川丘陵維城弗咨缺其威悛旁邑逋連伏莽攸興蒐厯
討亡憚莫勝懲我公來治惠和清澄士民安歌不叱不騰
寬而盜還有德者能公曰其然維城是應君子之堂叢山
爲肱引梁爲喉帶溪爲膺隩隧如夷出沒我乘溥城實難
連墉具勝乃卜乃營子來烝烝其氣融融其聲藹藹循淮
逶迤哀山峻嶒垠疏者新碕堅則仍爾絕爾聯爾埤爾增
其橫霓晻其蠹雲昇日公指麾材宣力凝和會陽陰作中
架繩以裕而升有速而恒橋扉汲門偵管是兢士女朝出
以林以蒸牛羊夕歸靡夷靡崩甘寢露藏庶無盜憎赤烏
以來百雉斯稱業以時臻道在人弘百世之仁我公是徵

醜酒麗牲神休所凭我銘公功于豆于登戒邑于隍以莫不承

文

爲士大夫諭東粵守令文

余觀東粵郡縣難爲甚于西粵蓋近寶而民多奸吏易以富監司之地或廻遠察吏未精益予始不能不稍近士大夫以論吏其可信者十之七焉若愈于同吏斯土者所是非焉何也余登名以來年運而往矣今與余同事斯土者皆非余故相朝夕者也直于禮數文移間模想而知其監司於守令所在不能無昵而士大夫於守令所在不能無怨怨不能有公猶昵不能無私也故余叅伍而用之此總吏治察人才之大較也而日者守令輒持士大夫短長暗

揭顯呈若惟恐余與往來有所信用者此大不然余中州人也木強然無所諱而愛信士大夫與士大夫論吏未嘗過也無論見仕如周廣州啓祥周廉州宗武其人亦已久矣而士大夫至今傳其清魯司理點董郡丞志毅其官不復然矣而士大夫每見訟其清士大夫何負爾有司耶且聞有司中有謝絕士大夫偶爾相見若路人然者夫子賤聖門年少之英其宰單父也滿車而載父老曾參漢初更事之將其守齊郡也爲堂而師蓋公爾等守令材於二君子耶余以爲雖夙志老成於地方利害微渺變動有非書記所盡意知所通者必于士大夫謀之士大夫之欺守令也盡於其所關說之一事而已未有問其他事皆欺者然則士大夫固可以源源而見其質勝者愛而詢之以爲主

其文勝者敬而詢之以爲輔詩不云乎周爰咨詢每懷靡
及周詢以盡衆也今守令嘗自謂智力有餘可以獨見私
決兼可以籠制士大夫於是談笑恣意睚眦滿凶實至無
交利弊安訪必且訪之吏書而已門子而已皂隸而已此
數種人者竄不利有司之聰明亦最不喜士大夫之得近
于有司也其竄可恨者庸吏爲人所使貪吏先以箝人偏
於士大夫家深致其罪申詳體審乃或不然不止教下民
以不恭兼亦費上官之處分興言至此爾守令等以爲何
如然則士大夫之家可無治乎曰士大夫亦所治者也奈
何不治士大夫固多賢豪知書卽甚不自愛者其當官亦
知有律令數條矣凡不知律事未必其身爲之多其封君
有少子者其子弟有奴客相誘者蓋利則平分于奴害則

全歸于主理勢然也大奸惡自如律係治非大事係封君
者宜姑以狀還示其封君夫封君固多老人習世變推訥
者也得此示當惶恐匍伏謝罪則禮之如初可也敬其父
則子悅因以化其子也如封君再犯其子仕在近宜爲書
告之遠則告于羣士大夫曰人言某封君再矣可若何三
則係其奴治之矣如其子弟則召而教之在諸生者以付
學官未見其難爲也曰如士大夫身親里居犯法不義者
如之何曰犯法大者如治庶人律其次所以告語者如封
君三則係治其奴四則係治其子曰如斯而已乎曰有本
子曰其身不正如正人何酌石門之泉士大夫必不爭渡
矣還合浦之珠士大夫必不懷珠矣是故清吏之法亦清
濁吏之法亦濁清吏之法法身而濁吏之法法人也且汝

見食民脂膏爲天子持法然已貪廢若此豈必士大夫言
汝乎然則自爲清吏而已無患士大夫不保汝矣曰如東
粵海大夫之節龐中丞之才亦可以治人矣所至不能大
治而常爲其部士大夫所危而去士大夫固有必不可治
者乎吾所云士大夫可治者乃東粵非東吳也彼雖號難
治然未嘗不敬服海公而畏避龐公也二公雖去東吳之
俗亦變又安在東吳士大夫之難治也今以始從我東粵
者宜以政正身以禮先人興廢必詢衆心低昂必持平法
他日血食斯土循良有書士大夫必不負汝有司也更無
以疑忌禁制爲不可治之言前士大夫雖於一二有司有
所言余無成心也如陳郡丞鴻漸署新會閣余文書不行
徐察其意在便民也雅信之馮令渠治番禺每與論議常
左然知其志在古人也甚重之此二事皆汝守令所見余
豈以士大夫有言爲芥蒂不察其後者哉各安乃心度乃
職無貪無殘無昏無縱以清漲海紆朝廷南顧之憂此諭
爲守令諭東粵士大夫子弟文

東粵山海縣粵不可測近竇而反貧多藏厚亡天之道也
惟人材爲有益于世而無一費於其鄉古遠無論陳湛二
先生之正學梁方霍三公之偉業丘海二公之博文危節
至于今粵之後學末宦未嘗不彌之與古聖賢豪傑爭銖
兩何問今世哉而本院下車問俗問學乃稍有異有云諸
生得與有司過手通錢舉人輒遮有司車言事麾之不去
余喟然嘆曰嶺表多奇士何士氣一至於此士大夫先達
無能爲先耶旣而親士大夫訪故實時務無不憫款周至

大率以正對者十之八以愛惡請者有二事焉其一言故徐聞令陸之貪也其實廉而使酒不治事耳固無大違于法其二言已降瓊賊李茂之可用不可殺夫茂于嘉隆之際殺掠焚燒海上十餘年矣今受降令居城中其衆日蔓他日有風塵之儼恐瓊州非國家有也余是以違一二士大夫之教必禽之其餘士大夫之教皆是也然則嶺海士風之敝徒其下舉人諸生未有命教者耳其士大夫修名行不墜先達之風者固多余是以論吏舉事未嘗不就士大夫也而頃者一二郡縣有所疑云某鄉先生不能于其守若令因列其里居所爲至云包舉蛋戶不如式舡爲盜或出池盜珠或受盜珠發覺反爲地者此自影響言之余不忍謂士大夫有此至如云租渡舡有爭業葑田有爭領

稅領鹽有爭則士大夫真有至本院言之者其他舉債鑽人于枉答沒之或倒署年月日爭買便田宅空其價處不書買得多自填之以絕其贖或與價十二三或以貨相折或竟爲奸人報怨受其所獻產不明者通告人買之展轉取受竟決賣之少與獻者錢以來後奸或大奴入市買物不售輒取物頓置道上破敗之詬詈而去以此持小貨不敢過士大夫之門郡縣言徃徃如是一何市井鄙細人之甚也然此必非士大夫所爲亦其家子弟貧薄失教無行義一至此耳雖然子弟亦不可以無教也禮于父母幾諫得罪于鄉黨州閭寧熟諫三則涕泣而隨之况于子弟父兄乃得而義方之者乎夫士大夫子弟猶吾之子弟也余不于義方亦有一得之勸可乎夫士大夫子弟固有舉于

鄉者矣賓興之詩曰示民不佻君子是則是倣言為鄉所
 舉者為王嘉賓民之望也如復輕佻暴亂即與細民何異
 甚則有細民自愛所不為者以此綱嘉賓不已羞乎于是
 鄉中細民得而輕之矣况在有司復安所見重而相賓禮
 乎蓋知汝鄉行如此智量福業可知他日受官或值此有
 司同事詎復以人相待乎試觀士大夫享長福者其心必
 有以愛人其行必有以重于世亦有福心薄行而獵通顯
 者然其名必壞其後亦多不全寧為彼不為此也陳江門
 海忠介亦何必成進士乎其號為秀才者于編民中才且
 秀也如已不才于父母之邦其亦不秀甚矣夫以巾帶之
 士加以名家如肯折節好義其名易出于平人而乃于鄉
 閭中無所比數如此深為惜之孔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

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如忠孝慈讓皆所為德也宗黨善
 之州閭幸之天下後世聞者莫不歎慕之可謂至榮此君
 子所懷即君子之士也小人務廣田宅而已田宅亦土也
 然君子以德為土萬世居之小人以土為土沒世而復陵
 替于他人故懷土不如懷德之寧也刑者如今日陳說律
 令以倣聳爾等是也當以此為懷見幾而遠罪若聽汝說
 事害人名雖為惠實汝毒也小人無知喜順而惡逆故懷
 惠而忘刑已而涉于刑或免剋乞哀或褫服受繫舉人秀
 才賢公子不為而為堦前獄內之人哉雖然豈能無缺于
 士大夫乎父兄子弟之師也乞人臧婦苟愛其子未有教
 其子為暴者也以一二士大夫所為令子弟效之敗名滅
 種乎子曰吾未見過而內自訟者即士大夫有一二過舉
 易淺乃七主集

者慄然謂其子弟曰吾今日以往多非人所爲汝等良子弟慎毋效之惟孝友慈讓是爲使鄉里稱爲小人不如使鄉里稱爲君子使他人稱爲惡種不如使他日稱爲善門如此雖陳湛梁方諸公之訓子亦無遠過也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本院之言神之所聽也此諭

墓誌銘

前朝列大夫飭兵督學湖廣少叅兼僉憲澄源龍公墓誌銘

予鄉舉爲隆慶庚午秋而吉之龍公宗武劉公臺南昌萬公國欽丁公此呂皆成進士雖蘊藉慷慨殊致而各有名于時劉萬丁三公皆以御史言事去官前後殆無所恨而獨龍公以高才猛氣不得爲其所欲爲而頓挫外服終于受俗重誣以炮海內知者傷之而予與吉水鄒公元標尤甚嗟夫世豈無若人之才與氣而以誣廢且炮者乎然以予所見所聞知則于公固有憤發隕絕不可言盡者矣蓋公以名進士擇拜蘓州李蕪浩穰煩劇甲天下公至披摘影發如神豪傑立解散久之里居貴人皆懾服而公復凱亮下士有體人士服信而愛之嘗有當事某者以肩破公帑絀吏議至捕逮其子孫不能償直指使者邵公憫焉爲言上益發怒令具列其經費狀以聞不且罪言者使者怖以屬諸李官皆相視怯恐亡以應蓋先朝數十年事十數郡所經費簿書相逼代緣絕盡矣使者怖益甚會公以他檄詣淞輒受事匝月而報竣使者言於上上原某而嘉使者能使者終以其能歸公甲戌大吏復以公賀天子壽而

空橐行無以爲都官獻人固不能無望而又備儀容高視
濶步不能謬恭謹事卿相大吏卿相大吏初皆喜一見公
比見有所問輒自傾吐百千言不少遜坐是諸使者章舉
治行尤異者至十餘上而僅得姑熟丞郡人列治狀爲請
乞留丞繭不可得而公亦怡然卽官姑熟矣姑熟不當繭
簿領十一而首當留都重輔江海間盜賊風起公以江防
治燕陰稍用嚴理數月威信著千里之內商旅夜行賓
從時至歌吹之聲相聞無絕予嘗三過燕陰公在覺爲
重鎮比公去燕如寔藪矣公前後凡三攝邑事所在頌留
之者至五六上所條刻皆足爲後來法然亦不幸而有吳
生之事矣蓋是時上方冲聖而江陵張公用一切把握裁
覈爲政時不能無苦之遂有爲中丞海公疏而假旨以下
者適公之小吏刻以行聞于江撫某某曰吉安劉若鄒若
前傅應楨等皆以言執政危切坐戍龍其鄉人而龍之小
吏家刻此必龍所爲也下公捕治此事而公亦不得已爲
蹤跡所從展轉凡四五輩而始引爲吳生仕期仕期者宣
城妄男子也老諸生間常落魄外走曰我當之長安上書
言執政者實未嘗至都有言也至是僞疏旨引及乃始索
得其書詞意頗類以質仕期仕期語塞具上江撫轉以聞
江陵江陵手書曰此不足起大獄斃之杖下可耳撫以示
公公不忍撫意遂欲以吳生事及其鄉人沈公懋學懋學
故孝廉時爲宣城令姜公奇方所賞重公至宣問人士令
以懋學梅君鼎祚對公皆厚遇之而懋學遂爲丁丑殿試
第一人受江陵恩遇寔深而當江陵不肯歸服父喪時乃

至廷杖言者鄒公等懋學亦以書勸江陵見忤移病歸里
公益用重之及是撫欲有以中沈快執政意而公屹不應
曰一老措大假上旨吾尚未忍堅決乃及賢士大夫乎聽
之矣會吳生自憤恚絕吭死公為給六千錢殯視之而先
是有燕令某者不善於公至是聲言丞實絕吳生食嚙敗
羶死聞者頗惑之已卯冬在姑熟且上六年計矣始一報
遷守河南比行當庚辰六月大計吏又奪公守倅黃於是
公勉一至黃不能無憤倨而其守故公理吳時所賞識士
意其下已而乃不然公亦不為意當事者強之攝黃岡邑
篆則又厯厯民務不少以遷客委去時大祿有下令飢者
得攘富人粟公驚曰有是耶召簿富人出粟者明年官為
若責償有粟者歡從飢而不亂郡左江右山盜出沒斬汝

卒得為部署其渠朔望白所部無亡失因假顏笑
之盜用衰息會使者按黃當有所誅除公鞫之無左
輒麾去曰吾為若白使者凡活十三人檄按五谿五谿

吏俗耗襍幾不可治公嘆曰此可鉤鉅得顧民襍夷易驚
擾吾持大體得事情還報耳時五開衛卒叛五開者黔黎
平地而隸于楚敬皇帝時欵而繹騷嘉靖至萬曆間衛卒
胡若盧等各雄其黨號六譚軍備兵使者嘗一按部至其
地不納焚司門備兵使者走凡三撻守備焚其府又焚其
衣冠圖籍逐去之再撻黎平守至逐之潭溪其相仇殺斬
掠民夷戶口無筭傳木刻詐約諸洞夷於是銅鼓靖州龍
里諸夷皆相響應為亂諸撫巡監司屢檄不能下至是御
史屬公往視之公為環察道所出入及其情向歸報御史

并條上機宜都御史都御史疏上詔討五開頒其條以公
僉辰沅備兵事刻期往蒞兵黃人遮道擁哭不能去公從
間道行雪中晝夜不休時時從馬上裂檄告諸峒夷宣布
德意解散其衆而後至賊城下招之賊不下公擐甲嚴號
令策飛輓徵火具名集土客精厲猺犵之屬令諸將軍鄧
子龍等分將之而躬督矢石間二十二日戰凡十數合賊
據城睥睨下木石湯沸毒弩矢槍箭飛墜如雨鼓噪聲如
雷而公神色不變益大呼諸將奮擊親策馬獲其渠一人
斬以殉賊氣大沮遂火其東門以致賊而兵入其北門獲
其六譁者四而大捷告矣公遽帥叅將鄧入安撫城中鄧
微有難色公曰五開非與他等故國家所養卒也其酋已
盡又何難焉公入反覆開諭越二日夕乃還五開平都御
史陳公叙功畧曰僉事龍某十日而驅一千餘里之危途
半月而清四十餘年之叛窟疏聞於是天子乃始錄公功
以公叅議湖廣布政司事專備兵兼學政如故蓋公平五
開時已兼視學時從黎平學官諸生講菴歌詩習射常有
緩帶折衝之意是時公自以爲遭遇益勤其官辰沅極楚
南徼有司常外其民視苗峒所殺傷漫不爲理莫蚤晚得
代去幸無事公奮然與更始檄諸將吏士申軍法修城隍
謹燧燠密偵察苗夷有敢掠殺吾民者毋隱時與叅佐抵
掌而談或尺書心腑相視叅佐以下莫不感激思有所用
遂諭降其郡西山陽峒長官司徵其大寨九小寨二十四
楚徼爲清暇則取所市旁郡書籍授諸生能讀者課賞以
時先是士安其鄙賢書脫名字者百餘年矣是歲壬午秋

沅陵沅州各得一人皆公所首士後往往不絕明年癸未復當大計吏公自以功籍顯異且盡瘁憂國有同事討賊者內慚公功構公罷歸公方經畧討苗龍割耳報至怡然賦詩就道未再踰年而前之不逞於公者又以吳生之事論逮公戍合浦矣於是鄒公移書海北備兵使者曰龍君揮霍備抱抑而至此嘗見年家子沈某極言龍君以身爲其先太史地故不暇及吳生且云太史若在必能明此懷於當世者而僕與劉傅兩公皆危苦時受此君高誼不淺幸善事之此君才識殆非泛泛者公其無忽嗟夫公不難以身蔽君典所以緩急諸君子者曲折備至而忍親以其身爲不凱亮之事耶至不能以五開功過相准陳子公張然明又何長恨于昔乎比戍而以差假歸則無復措意時事修孝弟之節嫻恤之行而已蓋公之考天爵爲人奇俠而數失子乃厚飭先祠而禱焉以有公公生而目炯炯神采射人五齡受書立可數千言間了其大義九歲爲制義試有司蚤有如神之目侍母夫人病二年餘竟不起孺子哭而毀者數年後太公且七十卒哀亦如前庚午始以易魁其鄉明年成進士卽設義塾館穀七世祖以下子弟學甫有祿則以分資其不克娶以字者及罷歸食指衆田穀不支而族且不下萬餘指然猶貧者人穀六斛衣履敝穿者給絮帛履病無以治者給醫藥費絕無以葬者給棺歲爲常嘗有所識宗人子孔魁以私闖爲其曾誑戍遼路窘乞公於丞所公察其誑留之而走蒼頭百金於樞曹椽及遼驗其尺籍無有而乃以健兒護之歸及罷歸郡人有鶉

衣哭于途者公下車問之則廬陵人林偕嘗爲吏目於辰
去官獨身歸而不能歸其老母妻子也公立書楚巡撫
故按蘓時邵公者爲乞路符歸其家比歸固不知其爲公
致也至于廬陵蕭黨貸重粟至百十金有年矣一日詣其
家其家蒲伏不知所出公曰若無驚吾知汝貧還汝券也
蓋最後誣獄起逮攝公江湖間窮苦矣野泊見茅栖而乞
食者問之曰吾故有大舶陷于此今舶固可起如枵腹何
公爲愀然解橐中裝裁四金與之米三斛爲留數日視其
起舶而後去有僧操孤舟急渡風惡幾覆號絕無應者公
進已舟援之歲大疫市有垂死人二公手樹其頰嚙之漿
收而活之一謝去周以金粟一依依不忍去歲衣食之十
餘年乃病歿嗟以公仁心類是而人必欲以困公者何也

他如約束里閭除盜賊息訟鬪有大造其鄉鄉人有所興
作解免皆以公一言爲信在海上者二十年軍吏習其威
弟子服其教傳之交人亦有惜才之嘆焉歸而課子書傳
視田畜間從士大夫布衣詩僧遊醉而賦詩歲一大作佛
事幾三十年不自言其冤亦不一及同事者姓字子嘉柱
長而才好讀書公輒止之曰文字是天機所成且留侍而
翁一杯酒至于生事日落固無問矣未病時嘉柱以太學
生試南關心動過返至則公病甚侍醫藥者十七日而公
卒卒之前正衣冠默坐止哭者禮西方而後行僅以克塋
而嘉柱斬衰行哭數百里來求予銘予設位而哭之以銘
公諱宗武字君揚世稱澄源先生考贈奉政大夫天爵妣
贈宜人王氏配封宜人尹氏庶羅氏子姓具左銘曰有雄

列星流西昌下爲龍子爲君揚備具文武宜佐王百出其
一世已張魁梧廣顏眸望羊吐音歐歐殷磔硯蒞官角出
橫鋒芒觸指割飛殊快當氣色敏凱思順良上下倚決名
驟翔首尾吳荆江漢長文書雨雷戈歛霜耳蹶再起卒而
僵古云一失千仞強刺蜚骨驚成附瘍吞聲側足趨炎荒
起看銅柱悲淋浪不可久留還故鄉高嶽隈摧成澤岡長
河枯蕪酬沸潢有時叫絕羅酒漿口不能言心內傷擬公
緩急爲國防洗削白肉洗明光俟河之清寧可望吁嗟臣
精已銷亡知臣者誰鄒若湯下窺九原非弱喪蔭松栢兮
幽以芳悲哉龍劍歸其房世徵我銘宜此康

處士潘仲公暨配吳孺人合葬誌銘

余讀李本寧氏爲歛潘仲公殯官銘有子之恒以文名交

天下而先是王元美氏爲仲公配吳伯姬志墓固已云之
恒爲國子上舍以文事遊大人矣時余官留都獲與定交
一日以諸公前後所爲二尊人傳志哀誅馳而告曰潘故
周畢公高之後也唐乾符間有刺歛者留家焉宋建炎中
武節大夫珥寶遷巖鎮十四世而有之恒大父判汀州郡
事侃其仲子也少偉敏涉畧書傳大父方困諸生間不欲
更以苦仲子令受買於吳大父歸而棄買以養所居多奇
濶之行而母吳故同邑人太學思誠女也曾大父御史瀚
瀚父兵部侍郎寧而祖楫猶爲江西布政司都事世家矣
而母飭于婦事靜好柔恭歿而私謚之懿則諸君子之志
也將合兆于某所卜未有日請豫爲之銘噫甚矣之恒之
不欲忘其親也按狀公諱君南字南仲里人稱爲仲公爲

人開達自喜鄣吳間多傳其事嘗呵尉下騎令無以昏夜
收辱孝子贖唐太史臯遺宅祀臯其著者不就督府幕下
告身官一事嘉靖季倭熾吳越間胡公宗憲督諸路兵治
倭開府于越徵時權重能暴貴富人而汀州公里戚也南
仲方賈吳幾中倭脫身以免伏崖壁觀倭跳梁狀曰此易
與耳時真州守帥盧鏜故習兵未知名而里人子羅文龍
有機智亦流落無所用仲公獨奇此兩人爲言于汀州公
致諸督府果以其策破走倭進鏜元戎以文龍參帷幕而
謂汀州公曰二人微公子不及此吾且以魏無知之賞爲
公子官仲公聞之笑曰彼以我爲真賈者耶去吳走真州
不受嗟夫此不惟知二子且知胡公遊處泊然榮訾無所
與有非高遠氣決者能乎而孝睦之節甚著內恕孔悲則

吳孺人襄焉汀州公性下急仲公常得其歡三子分月而
饋至仲則吳孺人常爲設十數人食賓從諸倡樂有至者
輒留爲汀州公歡噉常盡一月止所食具竟晚脆好流羨
而仲公亦復好廣賓客諸博徒踴蹴技擊倡優禱戲如汀
州公性復下急常以客至飲不猝具抵几發怒吳孺人聽
之無如也徐以辦汀州公晚而有季道南庶徐出也仲公
憐愛之與同母兄程孺人所生周南三分其業常與季多
而孺人亦往往致謹于冢婦似氏禮遺諸姑緩急無歲時
以稱程孺人之意汀州公耄矣有妾余以其女子來公歿
仲公善視余而嫁其女子名家及仲公多嬖吳孺人安之
曰樛木谷風之詩吾習之矣仲故壯無病耄而哭其兄周
南冬逾春卒毀也而吳孺人亦以其父太學遺言三振其

弱弟坡若增于危絕為舉數喪歿而猶視此不亦孝睦之節甚著而內恕孔悲者與至子之怕美而文所遊客多車騎長者禮際治具滋益恭然亦時以意喻之怕曰兒治詞賦較吾治老莊言孰多而孺人亦時時勸厲本業已而歎曰勉之汝母亦且暮人耳竟未終其年以歿仲公哀之已卜貳于真州陳凡生子女有婦而後令孺人子母視之曰不忍忘吾懿也仲公去後所與遊無貴賤悲思之生卒年月日子婦孫若干具方定之氏吳無奇狀中宜為銘銘曰質義文禮士或以鄙任達所激反復可喜推進利國耻食其報儒者之恭俠者之傲宴耄迎志悅愉有羨外內禮洽存亡義貫世曰能家所急者財令德靡効奇服是偕通人懿妻倫常响俞靜躁相扶宜年儷居母齡距艾翁越三紀

壽祉何常恢其有子潘才世欽哀誄紛葩我賡為銘貞其休嘉

墓表

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劉公墓表

嗚呼此吾友人司成公劉士和之墓也予欲與其為天下事而君已矣君起家壬午歲舉江西第一人廷試進士第三人授編修翰林院司業南雍改坊允補經筵日講官以侍讀主北闈試掌坊事終大司成歲戊戌夏四月吾師相國張公以決贊東征事與首相蘭溪趙公異同幾中不測以去所常往來論議者皆受重劾而君與焉賴上明聖指應秋曰此清士也安得在此下部院議而吏部侍郎閻裴公掌院閻郭公以下皆曰劉司成耿耿為人不宜橫加誣易後乃先立墓表

詆爲分別言之君得請以去歸二年爲庚子春哭鄧少宰
文潔公于豫章過信州登龍虎而下見仙人遺棺慨然有
遺世之想歸而秋病滯服下藥大過竟不已至冬十月七
日起衣冠端坐而逝嗚呼哀哉人亦有言膏火自煎而磽
器先缺君狀貌笑語不踰中人而志意常在千古目炯然
如巖下電面多赤氣與對食從容而後能不咽予常憂之
夫爲人寬然而靜者壽也君不其然假柄而得天下事爲
之亦非可以譟法而久况夫道不可速期而業不可意遂
卽其自語幾繚無所與然亦豈能忘介介于懷哉天下未
受其明而果于用其明善天下之善也其不善者亦天下
之不善也吾惡足以與之而惡足以勝之君好惡明甚每
見人未嘗不問天下賢士與其不然者君之地非能自去

留人也言善未必不去言不善未必不留而祇以見怨世
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怨君者固多于德君其最無端
倪者曰君張公之所親舉動不能令人無疑嗟夫士亦視
其所親何耳張公豈不可親者耶言道德而負經濟故天
下所屬心望爲名相者一出而陰爲國本重意念皆在國
家獨其發決太蚤素能收拾天下賢士厚集其勢而輕有
所爲豈張公爲人真有不可親者耶君平生蘊積憤發欲
有所施用于時誠不欲厚自遠引然亦何以遠引爲也且
吾與君私語張公行事君亦常爲感然非苟爲同而已唐
柳子厚天下之才俊賢人也王叔文世之所謂狂劣無底
者也非呂非葛庸衆人知之豈其識不及此夫士惟不欲
惡世患而成功名也欲之必起而環視于世徼幸于其有

涉事何生身
所同心者幾附焉而相與以濟唐之患未有大于宦官典
禁軍者也前後執事多依倚其中以容以進慮無及除滅
之者叔文矐然發端雖未竟其謀不可謂無呂葛之心矣
權賂之効蓋其事後中官所爲史因而惡之當其未敗時
但意其名正而事成唐室可興安見夫叔文之不可暱就
也况夫張公者負經濟而言道德二十年以來天下所仰
爲名相者耶易之觀曰觀我生進退又曰觀其生我者我
也其者世也我可而世不可則無傷我世可而我不可則
無傷世如此以觀則我與世機可以相用若君之進退非
不詳于所觀蓋子厚所謂大人欲速其功耳天下士亦安
可以成敗論也嗟夫子厚已矣友莫若韓退之退之序子
厚苑但記其易播一事至其委曲用世之志不爲發揮一
言意退之亦猶人之見乎予故哭士和之墓而表其所存
所虧以告後之君子欲有爲于世者

書

答舒司寇

吾鄉在昔明德未乏邇向闕軟明公久爲後生所仰接手
書諷以方壯宜近老成人今滿朝鬪氣者多惡少幸以爲
戒無與親受教無量竊觀先師有戒壯在闕而衰在得益
血氣有餘宜受以不足不足又宜受之以有餘自消息自
補引亦觀其生進退之義也如此然後可以觀民諸言者
誠好事中多少壯蓋少壯多下位與物論近與老成更歷
之論遠相與爲黨而執政之遊絕旣不通于執政之情名
位輕而日月長去就不至深護或以此自喜罔顧所安闕

誠有之而諸老大臣又多不喜與少年郎吏有風性者遊物論既寡所得又進而與執政親熟其恩禮宴笑因知其所難中多眷礙故傾朝中尊卑老壯交口相惡莫甚此一年餘人各有心明公以諸言事者多惡少正恐諸言事者聞之又未肯以諸大臣爲善老耳以不佞當之與其開而兩傷不如交而兩成諸年少宜上遊于諸老領所宦學時觀而勿語以深厚其器而須厥成諸老亦宜稍進諸年少好事者挹其盛氣以自壯自補無爲執政者所乘因以益知外事益不佞竊唯以血氣損益相補之誼年少之資老成人猶老成人之資年少老與壯交相成也不佞言若反然衛公九十餘求戒卿士誰投以桃報之以李區區有云感于睿聖報李之誼知門下不爲謏言

與申敬中

前魏侍御有所列弟從同年宴會中爲首岑兄言有聞輒發不必可行是言官故事在相國宜益禮厚魏君首岑兄以告未聞蒲州公有言也留爲尊公相國之美輒起魏侍御南銓郎然蒲州公猶能乘時召鄒君等數人而尊相國遂益以鄒君給事黃門中甚善第爾瞻婉彩不足而貞意有餘昨聞復以直言欲調他用執政不援衆庶不可戶曉善則歸君過則歸相他臣可言主勢難幹位至執政不宜此言第恐後之人復以鄒君爲魏君也蕭臣一刀筆臣尚能置書過吏尊相國乃起經術從人言著大臣節易耳昔張氏諸公子倘有一人明哲援物論之公扶義歸邪江陵君何必不悔乃至乎當其以諸君杖戍一時並謂聖

涉事伊先生集
意今天下人乃復推惡張君此足下之所明也勉思鄙言
以佐忠孝

答王澹生

弟少年無識嘗與友人論文以爲漢宋文章各極其趣非
可易而學也因於敝鄉帥膳郎舍論李獻吉於歷城趙儀
郎舍論李于鱗於金壇鄧孺孝館中論王元美各標其文
賦中用事出處及增減漢史唐詩字面處見此道神情聲
色已盡于昔人今人更無可雄妙者稱能而已然此其大
致未能深論文心之一二而已有傳于司寇公之座者公
微笑曰隨之湯生標塗吾文他日有塗湯生文者弟聞之
憮然曰王公達人吾愧之矣而當其時獨門下於弟心與
目成又惟吳士文而吾鄉質文常有餘質常不足以不足
交有餘辨給固不能相當精微亦不能相致無所相益有
以相損因自引避不敢再謁尚書之門一參公子之席其
夙性然也然時竊有進者夫門下人地才美固與弟江外
枯槁之士去就不同今之執政者非異人固門下之父行
也執政尚將擇疎鄙有才之士而近之况如通家之子之
才而好違之豈人情乎夫以門下之才且親尚負意氣不
肯自近其疎鄙有才之士負意氣者固亦以違矣然則肯
自近於執政執政因而近之者其人又多非負意氣而才
者彼其時政公論安得不兩而執政者之無所遠聞殆非
疎鄙寒士之過皆通家戚里子弟高者引嫌卑者暱附無
有與言之過也以愚計之門下幸及此時強起除一閒署
郎得從容間見言事執政有當驩然承之誤則愀然而獻

疑入則盡規出不以語人此亦事父執者禮然而因以陰就天下之大計亦不可謂非名節事也且執政所以不受言事者以爲此毀人以自爲名莫愛已也若門下以戚里晚進而規隨其間又自匿不奪其名執政必以爲愛已而不聽其言者非人情也然惟門下可以就此以門下有美才而負意氣執政所重重之而不親此必門下負其人地才美不思以用之或意他有所在先以疑形如此而言不聽交不成也偶感門下推引過至及欲移病塞門似傷于懟世故不惜疊疊言之以門下昔日之心與目成庶有當於斯言也

寄萬二愚

讀兄大疏甚善一不負江西二不負友三不負髯聞新太宰清新御史大夫明或能久兄兄亦可效外人怯移病去官已作殿中侍御史不爲朝廷用更何如

復項諫議徵賦書

某以疎才閒局不習爲吏而貴縣士民雅淳亦可幸無事因欲如蓋公所以治齊者後見貴倨家武橫奸盜逞逞而有不治不止旣以治之矣而前後見府主以上爭言縣某某家所負僕初不爲意夫無恩禮風化人民使自輸急公上有不忍後之意而猥以法不可也近察貴縣民負者非盡窮極無所還多故大姓而落者耻去其名留所賣去田或反益收人田自實又有力者好以名借人因以爲市坊中大姓單氏又爲聽而隱食焉至如大姓遠僻者無官無商固不知有比亦不召比也某以罪薄量移如世俗情遷

延觀望隨民自止自逋亦可响沫以愚媚百姓顧使監司郡長獨受急徵之名而令受德非體也豪弱等皆王田而逋與抗非法也頑且倨焉而遂之非教也後必并徵貽難後人非義也并徵益以感非惠也懼此五者因稍稍四出徵集然所徵負多者有所入則不必其人以來卽來亦懽然喻而遣之蓋民不知義以至於此至於以貧爲解者則不可得言何也有田則有租賣則言買者令得徵於其人可也父賣多子不宜復聽於官退焉可也今都然而前所云數弊者皆是安得不稍有以捕治之然終以民氣雅淳不忍答問以示衆而已至於門下家稅所負歲至若干亦以門下方爲國侍從未忍以租賦爲言知門下病起必有以處也而乃可爲子孫法今并門下數戶并貴宗舊戚所影占籍附上至朝家之事僕荒隔已久無所與聞俟玉體平當以卮酒過從請說耳

與趙南渚計部

初試政時極承知遇倉卒南去自知才非世需不敢求通長者後益淪落每讀大疏軍國平章國體民生於焉是賴而忽來旁及之論遂成遠引之思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每咏斯言恨身已錮不能出一言爲明公發其悃幅聞明公已待放於郊夫咫尺君親而去任難言朱紱之困甚于蒺藜此幽憂之士所不能堪何以爲公釋然也捐擯以來長安問絕而獨不能忘舊于明公以明公立朝都無過舉所疑一一大事自有主者後人當自諒之明公無愧色也周志齋堂翁無恙其公子名位何似幸示之

與馬公子長卿

弟兩拜吾師于長安後在南都致問而已弟子之敬闕焉
初謂世路稍通酬知未老已而世棄無能復奉音旨讀行
實泫然淚下長喟而興爲吾師而不知其人可能免于驚
鈍之誅乎勉從諸大筆後爲神道碑亦不知弟子能傳其
師否也弟未死終當一掃墓下嘔其寸心耳

答但直生

書來知令先公佳城改卜謂景純誤人不佞妄意水上比
水自是地中物江南土淺較爲迫水西北地厚至三丈不
得水復少華潤管公明止望四獸耳捉龍知脉時師嘗談
要亦不得不爾常見縉紳家親方水蟻時權利轉上歸而
後覺之始不可曉總之令先公盛德足下至性允終其吉
不佞齒至近得一不食之土容速朽焉未煩多師也

與劉天虞

意仁兄便起家郎丞以上不謂更紆南服邇得宦籍見作
荆郡丞爲兄悵然然有一耆宿云荆州措大多如鯽魚沙
市琵琶多于飯餽措大多可憎琵琶多可喜也仁兄漸北
太宰知我乎燕燭郢書弟不爲悞

答李乃始

良書媿媿推挹深至宵無俗情弟妄意漢唐人作者亦不
數首而傳傳亦空名之寄耳今日俛得詩賦三四十首行
爲已足材氣不能多取且自傷名第卑遠絕于史氏之觀
徒蹇澹零碎爲民間小作亦何關人世而必欲其傳詞家
四種里巷兒童之技人知其樂不知其悲大者不傳或傳

其小者制舉義雖傳不可以久皆無足爲乃始道吾望足
下或他日代而張我區區者何足爲難雖然乃亦有未易
者宋人刻玉葉爲楮三年而成成無所用然當其刻畫時
不三年三年而不專其精楮亦未可得成也惠詩久弊幸
更書以貽

答鄒爾瞻

門下書云當令冲父大有見聞又云不宜令聽新聲大見
聞全在新聲不令聽新聲恐終吳下阿蒙耳弟近已絕詞
賦而益食貧時或間作小文所謂白雲自怡悅耳門戶過
大時官難對無如之何也

與無去上人

秋淨尚圖借一臂袈裟地聽龍門說法四香戒如教上不
亂財手香不淫色體香不誑訟口香不嫉害心香常奉四
香戒於世得安樂

與朱象峯

昨譚江陵以下諸相各成局段兄憶其大畧記之稍暇當
爲點定可論相亦可論世也

湯義仍先生集

慈谿胡亦堂選輯

古樂府

煌煌京洛篇

高宇何玲瓏煌煌耀遠空重玄結廣闕太紫法神宮八水
 連雙室三川并九巘春光駘蕩際人氣合懽中柳拂金池
 灑槐紛玉樹葱盡傳天祿火還注渴烏銅華轂驚流水香
 裾亂晚風五王方註籍四姓又交通兔集名園盛貂開右
 第雄長材尊伯始名士得崔公並俊鴻都業猶誇馬上功
 何如三徑客零落在秋蓬

上之回

翠華中極駕赤羽上之回細柳龍堆塞長楊虎落開玉雲

浮蒞若金霧霽蓬萊便逐陽鳥去何當天馬來

新汲

銅瓶受五升青絲三合繩蕩入甌扁裏蓮花發古青

五言絕古

信陵君飲酒近婦人

魏國乃為累萬古悲公子世上無神仙英雄如是死

臧子源為張超死東郡

討卓氣已震拒袁心更悲但為所知死寧問所知誰

司馬德操謂龐德公妻子作黍元直欲來

世亂難為士存身各有致鹿門一輩人未測語何事

魏王分香

事業易委謝恩愛難消沉虞歌與戚舞英雄同此心

七言古風

觀趙郭里小圖為汾源郎中作

太原渡江入西越盡寫家山向雲闕去年臥閣披此圖展
轉續繙傾欲絕河橋月出樹陰開楊柳灣西映淺苔漁歌
暝泛一潭竹牧笛春殘半樹梅清暉古寺寒鐘影經臺漸
出西南嶺粗知到漑近禪林却笑潘安長騎省君家上世
每逢僊賣藥藏書此洞天蚤晚過遊草市里春秋得上斜
林叶君不見語兒溪邊女兒語越國夫人越溪女又不見
石門帳殿起烽煙中州一地小如錢何似洛川諸父老長
年如畫太平年

觀閩海游徵君南陽草屋圖歌

西牕颯雨寒秋燈蘊蘊海屋疑掀騰乃是丹青拓雲樹襄
易義乃先生集詩

裳欲往殊不能但見蒼松翠竹珊瑚幹遠氣冥蒙幕天半
南溪煙月影恒流北嶺雲嵐光不散就中有人托寄遙不
愛寶珠但織蕭令子抽書作郎吏當時習隱相漁樵須知
鹿門能貴身不羨隆中長嘯人出門慷慨亦聞事君不見
無諸臺畔海生塵

渤海臺歌

東海張公比舍郎高柳垂垂拂我牆念此清光常過我自
言濱州有草堂鹿苑香臺重此有中勝遊堪着酒興會
當前直自豪能添醉色春雲高歌聲舞影大好地歷落昂
藏隨所主時見藤花落酒杯蒼雲晝幔亭開睥睨壓雲
寒大澤蝸涎每見蛟龍跡月出臨窺下深黑隱映樓臺樹
光夕別有幽人行歎息問君解纜歸不得君今過家當入
朝我家飛館蔭河橋江南橋香送君有剪致猶餘青葉條
鄉心滿眼寒溝潮太平郎吏宜逍遙君不見魏之干木秦
茅焦

鳳臺同人望句曲

金壇陵西六十里岫穴層連曳句已青芝碧檢搖春林夕
露朝煙霏靈蓋秣陵煙雨青冥開江岸迴帆颺落梅世路
悠悠忽不愜爲惜仙人長生杯樓臺罷望青歌歌珠牕晻
映仙桃發方看石道起雲霞試與松門弄煙月君不見秦
皇嘆息東遊來伐鼓鳴鐘山谷哀美玉未斷真人氣幾度
登臨愁鳳臺

送安卿

明星祠前夜通火此外祠官閉壇坐白日風塵橫直遊只

似安卿無不可安卿此時三十餘未三十時金陵居去今
十年始相見試觀太學今何如當時禮樂從寬政三山陌
上繁華盛莫言槐市富簪裾且說蘭房襍衣鏡五陵年少
宿青臺一歲煙花幾度開驕驄逐處尋人去鸚鵡排門喚
客來是日新粧姝可動高樓大道連雲棟別有妖姬不見
人動爲安卿出迎送迎如新月送如雲尋常貪着茜紅裙
揚州太舸歌將去天下風流妬殺君爲問佳人近佳否桃
葉渡江此來久詢知此地舊繁華不似從前盛花柳花柳
迎春不貯春舞榭粧樓貼向人亦知遊子偏多病未許逢
人卽若貧安卿詩人亦畫史翩翩世上佳公子釣魚巷曲
水亭幽隔水平衢入花裏世路蕭疎君得遊一行作吏只
關愁春色明年亦如此昨日悲秋今憶秋秋盡雲寒菊有

花吳山惠水是君家不惜秋光與君酌水氣城陰生暮霞
人生對酒莫咨嗟月露花陰判不賒有興調南就明燭時
從拂袖枕烏紗君不見胡繡衣陳寶雞此時但附要離塚
何曾一醉太常泥一醉城頭烏夜情滿船燈火送安卿不
憂清客隨潮去自有諸郎能夜行

養龍歌送謝玄端吳越遊兼呈郭開府

君不見養龍之墟有龍窟雲霧晦冥龍子出首高九尺長
丈餘汗花如雲氣騰勃何因英物得有二不可控御初滅
沒久乃馴習如遊龍清涼山中來九重皇帝賜名飛越峰
煙綃貌取雲溶溶神奇會合自有數沙苑萬里隨遭逢鳴
呼貴陽謝生美如此齒至龍媒尚邊鄙譚深具曉經畧材
世淺安知遊俠自江湖放客心盈盈吳越懷人春霍霍爲

湯義伊先生集
君一擊珊瑚樹壯不如人今老矣君不見黔臺水鏡留青
螺一人知已將無多豈是漢家天子遠相致辦作芝房天
馬歌

送葉納庭令福山歌

池上芙蓉枝臨流映高潔豈不懷清霜幽意自相悅周旋
未云久忽此新橋別江南氣猶燠度淮天欲雪今去難當
行路何前來正值流人多詔書絡繹頻經過縣官踏促惟
催科男兒不肯負心仰天歎河陽海曲長奔波我昔彈瑟
括蒼曲十載田園媚松菊稚子告予君欲行忽忽鳴鸞思
出谷把酒搔頭臨近關鴻雁天高叢菊斑年來有興蹈東
海與君一望三神山

六月晦後池作

眼見逶迤白日次第西南遊彤暑雕雲真坐憂今日未秋
殊覺秋嫋嫋秋風來水頭上我池邊竹裏樓玉繩明星炯
炯正銀漢長雲轟轟流良夜一往何綢繆亦有金管南鄰
吹未休夜黃翔水際晨風颺道周豫防珠露下何言玄鬢
稠今宵空對可憐好後夜相思直欲愁

五言古

占仙亭晚歸

青陽滿川皐白日開林澤石廂未窮探玉筍始留迹偶從
盱眙遊遂作麻姑客道館息雲裝閑亭振金策陰溜響猶
奔陽嵐翠相迫連隧轉風光紛汗散雲液張中樹華黍隴
上秀苗麥妙籥苦無停維塵動有役寧辭變昏景永籍棲
營魄浮煙竹底青霽月林端白荔葉未云貫蘭茗庶堪摘

既近淮南井復是羅舍宅未獲了銀丹且言駐金碧

除夕寄姜孟穎戶部

除夕已無歲來朝庶有春悠悠同軫內豐豐殊途人良時
不蚤建憂來逼我身君今在皇路就列理宜遵豈學浮游
者徒霑京路塵

寄戶部周元孚

悠悠江漢涯恢恢南土垂誰謂一帶水契隔兩人期相期
不能邁有夢詎能知龍角睭已旦鳥羽欲成飛朝霞耀叢
薈甘泉誰所晞願脩五色雲夾日向中馳

逢南都張覺玄麻姑山中從余來華蓋便辭去遊河

關

公超起雲霧道術何紛紛鳴琴讀素書清香開自焚今君
美遙胄帝鄉乘白雲姪我龍虎山來茲醮諸神絳幘天蓬
下蕩跌浮雲氛東南要麻姑去看滄海塵南問南岳君乃
是魏夫人銀筒闕丹藻綠蘊有書存手携山海經決絕從
崑崙善易苦不談微言多義根而余方閉關控鶴難拏援
因君問斗牛幾日渡河源

代馬吟爲劉石樓作

代馬吸靈泉化作飛龍姿蘭池照朱血騰光何陸離一沾
紅陽秣牽纏苦長垂太行相跪局睨影高鳴悲熒熒星月
精齒至自有時果遇秦青子拂刷崑陵池

哀宛溪梅大叅

芳臯閱逾歲青籥何飄逝宣州見梅叟遺榮拂光袂敬亭
追當日往往有佳意紫閣上蒼層阡岡緬迢遙悅耳來風

望在眼紛雲荔體素浩無緇翰墨時有制要欲按余佩澹
澹長洲世人生有朝暮物故無形勢玉屑留餘法金書罷
良諱風月倍關愁山川若遙睇愛我茂松深寧人宿草翳
灑落喬公言清芬阿戎契寶劍復何爲玄臺已高閉

寄沈君典

落日反青岡寒煙起桑柘白鳥川外明南帆捲將夜問我
所思人葱芊敬亭下壯武識龍文隱侯居僕射胡爲息陰
蚤東臯耨時稼悠然春芳意寧惟長聲價春穀美山泉願
言同結架山陰一夕棹河內千里駕不惜過新林邈矣宣
城乍

下關江雨寄太平龍郡丞

涖涖春流驚條條檣索鳴天意豈有端倏雨無恒晴滂雲
積山曲紛煙冥四瀛空江寡人務惟聞波浪聲淋滲鶴子
迅淡濫羣鷗輕刷咳抵蒲間幕類求相迎而余獨無侶不
及春禽嚶寂寞傍商旅浩歌難自成

空江泊旅愁道阻南風作黃山咫尺地遙遙徒心托憶我
舊行遊浮榮散飛藿燕陰遲亭闌歌呼事如昨桃葉渡江
水春光濃未薄纏綿十日醉決絕千金諾德義毀無傷親
支戲非虐念此悵悠悠相思一以博

東髮被公正少小服詩書慕義申懇欵結思尚玄微精誠
諒有鑿振羽來天墀翰音不可聞毛理未成蜚默默不自
白悠悠君詎知暄涼人未異心迹自先違爲德苦難竟叔
牙我心希

七月四日天晴步出城西門望紅泉寶蓋折北而東

迴翔沙際見枯骨兩條淒然瘞之

方秋涼可逝曳履城西斜止謂可娛悅顧見成咨嗟枯骨
遺者誰撐柱委河沙未歸魍魎室空成螻蛄斜生前好肌
理去後隨鷓鴣有形尚消靡安知魂魄涯人世露栖草人
生風落花好惡有同盡賢聖詎能賒子今離綴宅余亦昧
專車相逢卽相主誰復問其家

紅泉卧病懷羅浮祁衍習

臥病紅泉石心在朱明山相思誰謂遠不出海陽關憶在
彭城西同爲冰雪顏東行遊岱宗颺輪邈難攀遠士自舒
卷小人故不閒風雲不可期猶思齊魯間雨散一杯酒徂
春及秋闌木葉下前除紛紛載愁端蟋蟀吟秋燈心驚形
影寒我思在羅浮四百幾峰巒躡嶺絕飛雲極目層波瀾
扶胥浴陽德石門鎖奔湍魚龍互聲取蜃霞相鬱盤玉草
與珍禽俱希世所觀意欲從安期往結天人驪其知道阻
遠預愁適海艱祁生有靈氣葛洪遺紫壇海棗足朝食沉
瀆飽宵食蒲澗豈空設桂嶺不虛懸相將敦友道爲我且
停鸞

寄伍貴池

我昔乘長風掛席弄雲海白浪吹鯨鰲三山去何在側瞻
吳會雲容容動光彩輟棹池陽內南山翠崔嵬連岩潤虛
豁立石互奇磊九華旣遙睇三秀亦茲采淹觀步難舉催
歸意彌息杳爾謝崑墟猶然布硯疊如何純白姿翻令坐
塵猥徒貽山鬼誚安知谷神待惟餘玉鏡潭雙清貴池宰

寄宣城梅禹金

吟君白岳詩坐我青州榻宴舞通紛妍倡歌筵叢雜曲閣
俯連墉懸簷寫飛塔雲戶靄青衿煙霄醉絳蠟誰言星壤
殊第見風期合去夏緬成陳茲春又徂臘意態頗蟬連年
華天躡馭春穀自縈秀敬亭空合沓舊令苦難期新林詎
堪踏擬得四愁詩會情遲君答

與陳汝英送帥郎中夜飲宿正覺院

蒹葭久已霜茂綠成素瑟人生各有適白日當遊佚星郎
旣靡鹽軒車豈遑逸語默趣非殊泥塵道亦一安知偃蹇
性祇苦法度嫉陳氏盛貂璫吾兄自奇質向瞑息歸軒開
燈坐玄室芳蘭對君酌相期乘風實

聞張舉玉來南操江憶九江時

憶昔豫章門陽林啓丹旭遭逢二和手會采楚山玉拭目
獻時宰清商著繁綠雖非絕世音苦逢知者欲纏綿會非
偶逅避歡寧足結愛文生離坐見思來東蛾眉不敢揚翠
色憂爲辱空堵企良訊連廊度幽躅淒風櫟樹響朱光棄
人酷向夕掩雲屏沉思淚如燭

寄南京陳侍御東筦

煢煢南海珍英英伯臺俊執法應星聯惠文同霜震神理
脩高奇鑿局明冲濬方希玄豹冥在物遠愆吝衆生良匪
難烈士故有殉安知采色淪但覺青陽迅屠龍我亦迂彈
雀君宜慎相對結筠心終知契蘭訊

逢採藥關外

夏公非韻淺孫生乃思沉處處可采藥何爲來上林昔來
當夏首今去欲秋深肅氣豈不蚤叢灌有幽陰穠條俱下

沈義倫先生集
九
靡弱蔓且傍尋傾崖隱蟬鳴列隧繞重音在客豈無時一
再食林禽思我家園中榛藁常見侵懷香不可問遠
難任

雀兒行

薄遊魯陽穀信宿田公廬道逢一童子手提黃口趨問從
何方來答言從樽櫨登嬉發其戶母出子見拘直用克狸
脯不足奉賓厨音聲何啾啾魂魄在須臾觀聽發三嘆爲
乞此兩雛答言無所歸巢傾母已無放之不能去空爲大
鳥舖屏營作方畧削楷以爲樞籍以翠枝葉安設牕前隅
飲以冰盤水飼以紅粟餘惠養豈不至野性終踟蹰兒童
愛觀弄長者意自殊羽翼自成飛但往不復呼

陽穀主人飲

蕭蕭河上遊日暮風塵吹何意客陽穀一得坐茅茨前扉
眺南雲後牖延北颺幽樹蟬鳴中稍與氣味宜主人重風
義斗酒相過隨時時道風俗間禱以書詩想念家田下風
義亦如斯蕭曠樂斯土奈何當見離勉身一從秩不獲戀
所怡旅翼終南飛徘徊經差池人生苟有情夢寐當遊茲
復上懷右武淮揚

約結竝倫品初願難竟程浮游滄海姿相期東南征秋風
亦已肅秋河亦已晶庭樹稍靡靡堦草且熒熒經過但言
賞寧知秋士驚丁生自言剛聊爲此所縈佩珠思漢女鼓
瑟懷湘靈沉回自有托搖落詎能平旁人得一官不殊兒
見飭豪情自滔蕩豈在束塵纓念與君遊時出谷鳴初鶯
如何復陽道獨聽雁悲聲

送鄒爾瞻吏部

蕤蕤青鳳臺，裊裊嘉林枝。嘉林有餘蔭，孤鳳無停姿。予本都人士，獲此映光儀。昔來楊柳津，今歸泥火時。遊旋及多暇，琴尊良寄茲。高張不可常，逶迤非我思。山川時出雲，中和為德滋。一節趨以晚，刻宿光何遲。美人常滿堂，目成今復誰。徘徊德音遠，何以慰參差。

江館憶別蔡青門

春華殊郁灼，江館憶凌波。花源漁父入，蘭渚楚人歌。豈不懷芳遠，徒令春望多。鳴琴風色麗，卷幔煙光和。江湖一尊酒，持許寸心過。

飛霞閣夜宿送冷道人遊嵩丘

天宮吐春霞，陽華朝隱屏。似有采真人，冷冷向虛境。開書疑杳冥，清虛意言領。會逢赤熱侵，當風扇猶秉。人生正危淺，驕陽復茲逞。稍稍映虛真，習習襟期冷。居然朝市中，咫尺揖箕穎。願擊青荷衣，隨飈散蘭省。屏營坐星夕，倏颯煙裝整。滌蕩中嵩雲，轉側關河影。流連及滄煙，江湖寄千頃。

送武部周元孚歸黃州

淵瀾伏潛龍，風雲翔翠螭。俛仰各有致，浮沉中自知。楚客詠蘭芷，江煙渺佳期。及此晤言笑，已惜青春時。我心殊鬱陶，世路良參差。關河氣未死，江海人猶饑。王氣緬終古，予心常在茲。武庫新留仗，羽林舊孤兒。畧約未敢問，精整存。有司當官廣，有人須材今。復誰君當江陵，相天出蚩尤。旗契澗上封，事的礫施顏。眉長星十年後，流人千里思。邊風雁門影，海氣青田姿。賴有董夫人，雅麗精文詞。奉倩感傾

城安仁惜瑤姬，淒遲長路意。婉戀洞房私，有情能不極。多才難自持，秋色何蒼然。懷人益淒其，風塵淮楚路。煙波河漢涯，誰能却世紛。願言顏髮滋。

江樓曉望同劉司業鄒吏部

夜色明江樓，月露泛清瑟。俯念光響流，仰瞰星河溢。徒倚未能寢，昏旦一何疾。空波滅餘霧，高臺障初日。惠風襟帶間，泠泠清意出。

杪秋度嶺，却寄御史大夫朱公王弘陽大理董巢雄光祿劉兌陽司業鄒南臯比部五君子金陵

素秩守山陵，積歲在星祠。如何別君子，垂雲簸天池。清齋出君門，尊酒各前辭。婉彼蒼蹊奏，澹然瀟湘姿。迴風吹千里，寒生青桂枝。冥冥水波遠，日暮心欲悲。宮闕有明雲，嗟峨氣依微。五嶺望超忽，叢山阻容與。豕夾我吟蜚，翠拂蘭漪。嘆息綿蠻詩，凌風以高馳。問路逢流星，寄言河漢私。閔嘿路方始，嬋娟知爲誰。千秋有佳期，顧盼聊自希。

靈洞篇呈趙太史蘭陰

赤松隱靈勝，寶婺明清淑。芊綿步東迴，鳴泉亂松竹。五壑氣專一，巖空臨下矗。兩華石乳滴，日氣丹芝馥。蕪沒半千歲，始獲第三谷。太史此藏書，江潭遂初服。撤講金華殿，試結蘭陰屋。激耳流風鮮，過眼歸雲熟。夜明山氣深，巾帶坐如沐。吾鄉張與鄧，于茲信言宿。雲跡各飛眇，世事有牽促。出山亦偶爾，幽意豈忘目。流想青桂遲，無因反巖築。顧膳部宴歸二十韻時大水饑

華桐枝乍滌，叢蘭氣方燠。齋房常自清，登臨每傷獨。同人

風義生命我春清熟新雨道無人越歌山有木甚設苦難
常爲期省相速豆間依古禮坐次隨年錄素盞溢芳溫青
蔬醪蘭菊無事極脂膏風斯映明淑留連清夜沉偶嘆春
年肅河北人猶流江南子初鬻行人深掠食縣官租賦粥
微祿幸三飽清齋休五肉秀麥候皇貽芳粢悵神牧一人
同向隅辭觴敢嘖蹙滅燭步除陰明月陰深竹風庭猶數
杯淋浪自相逐金柝夜沉沉玉街清瑤瑤還齋深思餘倚
檻端居伏風露藹延和啜茗殊清日向署首明祠靈妃方
捧祝

送汪仲蔚行藥匡山

長陵美雲氣日至侯靈飈神臯方瞻霽祠署肅嘉招如何
侍清冽不見子風韶青青能幾時林寒芳意銷滅燭動孤
窺山川殊未遙方深子牟嘆非忻園綺超寂歷有寤語樓
遲成久要出自嘆西門南望石城橋的的芳梅萼猗猗嘉
橋條雖無玄朔姿庶以南國標何爲來水裔倏忽在山椒
終知及遲暮聊用永今朝勉爾山中人當知予寂寥

送范敬之郎中奏滿便遊匡山

受命鍾陵下杳曖蒼梧間清齋隔浮世道書尋素顏往往
應鄉語時時留子飧君容何樸櫟君心殊蕙蘭雖沉中聖
答彌著獨醒言塵情若飛葉素愜乃沉根忽聞當北陸奏
秩且南轅初春集廬嶽晏歲及家園家園日月晚廬嶽煙
雲繁出山苦不易入山良復難願言勗幽躅無令芳緒殘
送汪汝立即中奏最兼懷吳幼鍾馬長年

京華今幾時當君客淮上方爲賢主人夜月隨官舫浣此

客心憂清光與浮蕩素惟風義佳轉愜神情王所知新太
宰吾師今副相人生豈無涯世法各有當緬君蒼素姿暑
路風塵傍不知歸皖否可悉吳生狀前觀乞米帖君歸與
籌量無令卒饑死負此時賢望此遊君有人猶龍馬生壯
此生好馳馬吏事能精強嚴役在江嶺還都足酣暢日氣
清江陰煙花綠蕪漲但去勿徘徊長安心所向

青雲亭上作

孤生玩玄滌風標好弘獎遠懷塵外蹤乍此空中賞亭隧
遠阡綿川阜歷遐廣曖曖見人煙蕭蕭覺林響野牧散坳
堤巷犬鳴墟壤綠水蔽荷蕢原畦半菰蔣南郭坐來清西
山幾時爽雲深山鬼暗風輕谷神敞虛夷故有適靜寂寧
無思青雲直不成白髮偏能長世網欲相嬰幽人自茲往

穆天子

穆王駕白鹿西飲樂人泉盛姬誰家子婉孌隨周旋朔風
吹羽獵重臺障嬋娟盛姬忽告病天子益悲憐寒漿渴莫
飲虛此進壺輻迴望樂池南哀響震窮天百物在明器千
官虞夜筵流星日月旗鍾鼓送行旃所次卽傷心爲語輒
流漣如何西王母白首佇雲煙君看偃師伎徒言膠漆堅

戚夫人

寶劍決雲氣凌厲亦何常不見沛亭長一朝爲漢皇昔從
呂公女今奏後宮倡中有戚夫人時時陪曲房折腰步天
裊翹袖頓飛揚後宮齊高唱哀響入雲翔終日不能言倚
瑟涕何長心知萬歲後誰能憐趙王此意常夢寐荏苒空
懷香

秋夕

亂螢飄習習蟋蟀悲何急納納羅衣裳冉冉淒風入獨坐
渺無言自起闌干立

彩筆峰

五指發高華地脉凌飛遶建江輝藻筆茲峰實奇矯突嶂
抵層雲銛巒撥飛鳥葱龍石笋大刻削蓬峰小翰林爲主
人含毫相緬緲懸知東壁夜直拄南雲曉時時几研間倒
影來青嶼何來玉宇書窈崢映華表

茶馬

秦晉有茶賈楚蜀多茶旗金城洮河間行引正參差繡衣
來漢中烘作相追隨以篋計分率半爲軍國資番馬直三
十酬篋二十餘配軍與分牧所望蕃其駒月餘馬百錢豈
不足青芻奈何令倒苑在者不能趨倒苑亦不問軍吏相
爲漁黑茶一何美羗馬一何殊有此不珍惜倉卒無留須
健兒猶餓死安知我馬徂羗馬與黃茶代馬求金珠羗馬
有權竒代馬皆駘駘代強掠我羗不與之驅除羗馬亦不
來代馬當何如

胡克遜

人言西北邊有獸名爲遜性不喜獸闖逡巡解其困獵者
知如此設鬪日馴近相愁來解紛陰遭此人亦食肉寢其
皮似貉花文嫩西州貴將吏茵褥厚常寸萬萬笑何憫猩
猩啼莫恨此獸仁有禮錯莫身爲殉世有麒麟皮爲鞞復
何問

達奚司空立南海王廟門外

易後乃七上集詩

五言古

七

司空暹羅人面手黑如漆華風一來觀登觀稍遊逸戲向
扶胥口樹兩波羅密欲表身後奇願此得成實樹畢顧歸
舟冥然忽相失虎門亦不遠決撒去何疾身家隔代漢孤
生長此畢猶復盼舟影左右翳西日嗔勾帶中烈嘲隴氣
噴溢立死不肯僵目如望家室塑手一何似光景時時出
墟人遍香火陰風吹啐啤上有南海王長此波臣秩幽情
自相附遊魂知幾驛至今波羅樹依依兩蒙密波聲林影
外簷廊暝蕭瑟

衙岡望羅浮夜至朱明觀

炎方已中冬氛氲煦南畧名山紛我思隔絕遊未擬江海
亦何意謫居欣在此沿廻石灣岸紆舟向南止果得羅浮
狀坡陀蘊靈詭初行坦襟帶平岡十餘里稍入向疇隧夜
雨冷山水木末已舉裳草根半沮履欽嶮豈忘嘆念此孤
遊始朱明洞天口木葉紛旖旎路黑愁棲禽號林隱蒼兕
襟袖石門間餘風徒徙倚

陽江道中

恩春少佳樹向北黯如夕入門問小吏知是蓮塘驛蓮葉
落已久林塘映非昔參星到庭戶素月沾簷隙促織猶在
野無衣念行役炎州少冰雪流光去無迹惟餘千里心閒
房眷幽客

檳榔園

熒熒煙海深日照無枝林含胎細花出清夏香沉沉千林
蔭高暑羽扇秋肅森仰視垂房子離離隱飛禽露乳春園
滋霜盞紅熟禁落瓜瑩膚理着齒寒侵尋風味自所了微
易後乃七上集詩

黜何不任徘徊贈珍惜消此瘴鄉心

讀延庚樓詩有懷臥冰橋李叟示其父所遊知名士
往還詩草成帙吳太守鉞詩最多吳有延庚樓甚
高廣今爲他姓有書畫無存而李叟獨念其父所
執珍襲持護模榻整綴使後之人知百餘年間臨
川猶有唐晉人風尚不至以孔方兄驅除子墨客
卿也悲夫吳公爲名御史太守稱雄豪當其時視
李生貧老人耳過之酣噉不問晴雨豈不謂于李
生光重乎而卒之其字與文李生之子反能惜而
存之其親子孫至不能存其一樓也歸其帙而重
之詩

吳守宅黃橋李生宿青郊時時五馬來春漿布蘭肴好鳥

無遷枝幽鳴常交交愁霖唱秋水深杯對堂坳字矯若龍
旋詩飄如翠捎置之吳市中生綃泣潛鮫延庚發光響高
樓凌飛颺惜哉今則誰圖書紛已拋李生子猶存鈿軸明
鰓膠翁背錦雲連磊落珠泉搖始知富貴兒不如貧賤交
君看古名迹常得颺蓬茅

吾廬

大父喜書詩大母愛林池嘉魚薦君子嘉樹引其藁藏書
倏以火林藻積披離十載居無常辛勤嚴與慈連石構川
崎鑿翠啓堂基四阿長中繩三門映重規文章通舊觀東
井被餘暉出入橋梁望鬱葱佳氣微吾廬亦可愛復此倦
遊時

龍沙宴作贈王翼卿大憲

四明山海區公才發葱蒨英英霞表雲睽睽巖際電都水
從以清太府政猶擅遂秉北垣法一視南洲彥道豈青衿
闕風從蘭茝變文章旣在茲典刑復誰先趨風大憲府就
日禪林燕大雅揚濁清深心及疵賤江遠暮帆急坐寂流
鶯囀恒沙虛靄微定沼空明炫真風良可挹沉憂苦難遣
看君凌霄骨今時安可見

答藍翰卿甫中

五十今有餘百歲苦無一榮華悽後雕朋儕感先暱初傷
文賦情久臥煙霞疾所期動蒼莽此意成蕭瑟不謂嶺海
內乃有淵雲出勢與觚稜厲風兼羽陵逸靈光疑以存鮫
珠淚猶溢望遠慚空虛才難懼超軼桑陰殊未語蘭期忍
相失爲恭或師友謬引真憐匹我家銅陵下寒煙生桂橘
麻源動清淺沙城淨微密有客時過門無人相入室笙歌
幔亭外登高共雲日離居恨伊始長聞見方畢將子尚能
來風斤試靈質

澹臺祠下別翰卿有懷余德父用晦王孫

偶乘桃花源泛此章門水泥泥風雨生浥浥芳華委淒涼
江楚路留連二三子何日能同遊交情及生苑翰卿甫中
來風義三千里含情瀟湘素候氣關門紫追趨苦言別興
屬詎能已我心宵河漢世路聊復爾有適動惆悵欲贈殊
倚徙皓鶴下蕪沒青禽唼花葢矯首澹臺祠空傷昔人美

清遠樓送平昌葉梧弟榦太學上都

門有千里客十年纔一晤倉匆定寒旭造次及盤筯淹留
坐清遠貧病日高倨雨漱寒泉汲風動枯梧據疑析動今

古宴咲連昏曙河梁秋未深脂車良已遽起嘆歸言疾時
看倦鳥翥此中不欲久羈棲復何處涼風卷絺綌遠道理
衣絮有美能不懷無勢得相御風煙一時集氣色兩家與
且醉勿復談明朝送君去

喜小江饒翁榛六十

中春步遲日南榮望東里何意竹林塘乃有隱君子結根
旣喬木成蹊自桃李寬如長者容樸爾先民軌屈色小冠
蓋醉語或玄史時因采藥行每聽吟詩喜榮枯四十載吳
越三千里過從常日夕留連在山水靄靄春洲碧擘擘秋
山紫樂郊多種樹清睡時隱几物知肥遯貴道以觀頤美
方爲少者期含哺老人子

送余成輔歸清流成輔遠遊求應世之技而好語清

狂勉之

客從臨汀來長流氣清婉簪躋古人事行色千里遠念子
來何遲吾生倏已晚采秀遶春蹊攀蘭及秋晚淅淅草虫
嘆幽幽白雲返風霜遊子衣蒲稗客中飯晤言深贈策時
清動懷卷雅志在山公無爲慕嵇阮

陸元白岳伯宴作

長安曾滿堂良儔秀瞻矚風神傾一座微言謝氛俗宴晤
亦惟常托交心所欲搖落三十載鍾球久未觸惟此君子
心風義一以篤樓觀動相邀巾帶時一束夜寒風雨深洞
涓注醺醪坐惜懽時晚起嘆更籌促感君清以疑將來調
玉燭我覲不可常何由奏心曲

東作懷周縣貞明府南昌

海峽仙先生集
卷之九
六
達人貴濟世知音常苦稀已然覺今是在往晤昔非雖云
息交樂終悲懷卷造我有良友人傾筐佇前輝氣茂神理
清襟墟道緒微心常暫所悅目成良可晞握別動盈歲從
遊霜雪霏燈燭醉餘寒蒸樵飫朝饑歲晏難久淹車馬送
言歸歸來垂中春田事遠荆扉野雉旣登隴黃鳥復飛飛
祓絮方及辰臨流振初衣爲問神明宰南州誰見依

上巳前一日永寧寺同莆中藍翰卿宗侯鬱儀孔陽
孝廉鄧太素

發春如有期扁舟來遊此孤生寡儔寓禪寂傍棲止何意
風雨稠坐見春華駛不言良已深寒洲泥蘭芷同聲百年
丙朱門二三子零落在茲辰留連及芳齒念往夕無寐欣
來動有以松門留一晤海寂談千里未覺風雅頽仁擊衣
裳起高花動寒色木蘭漾清美開軒邈誰似遠道嗟何已
物感陰晴候人疑盛衰理且就聲聞醉無妨語言綺秉蘭
希茂樹泛羽同流水所幸無俗物吳謳稍清耳蕭條隨曲
終局促非願始

答鄒愚公毘陵秋約

少壯亦如人逶迤成白首終焉世情外知交濶絕久忽忽
遠書至惠我若瓊玖帶鉤水蒼蒼晶暉瑩人手小景縛懷
袖長圖漲軒牖經營位置清拂粹煙雲厚遠意動只尺念
此盤薄久雙詩氣色重招與存善誘頓感新知樂肯負雲
外友春糧白露月發興秋水後垂老樂江湖高歌傍南斗
黃岡西望寄王子聲

白露滴孤城江聲遶秋至心賞不在茲幽芳渺難寄木葉
易衰乃先主長詩

號蟬悲水荇潛鱗戲日氣淡芙蓉雲陰生薜荔栖栖王子
情默默楚人思未及湘纍醒且共蓬池醉遙松起暝色虛
竹警寒吹物往年歲遷情存風景異樵歌歸影遲新月忽
在地

麗水風雨下船棘口有懷

石城雙水門落日相爲介春潮風雨飛暮寒洲渚帶流雲
蒼翠裏緒風簫鼓外分披悟曾歷合沓迷新屆宿霧緬餘
丘生洲隱逸派地脉有虧成物色故明昧曲折神易傷幽
清境難會不見林中人夷猶空相待

送黃太次上都

久從州縣羈偶爾江湖放生事鮮勤渠朋倫或寬曠身世
杳何存河山輕弱喪豈有新知樂空多舊遊悵忽忽醉言
醒風嶽似駘宕何來空谷音邀賓與玄暢參星良夜中十
月寒江上風煙良已積江山此彌望叢蘭霜委浥岸菊風
微颺遲雨歲華滋寒香生蕙帳麻源殊可遊靈妃方想像

送魯司農還南漳

上林非一樹逸翮有同林憶昔乘雲翔凝華散簪襟晨趨
建禮月晝息蘭臺陰年髮方向盛意氣亦交深冉冉二十
年悠悠方寸心寸心紆北闕羈孤並南粵枕席氣清遠江
山候明發蕩舟星巖遊留筏海珠歇側影羅浮外灑氣迷
煙月尖路自相親况乃在窮髮窮髮盡經過高飛出網羅
新安水清淺括蒼山翠多揆予乖錦製欣子得琴和長嘆
拂虹霓相憐慎風波明玉豈終泣上路君鳴珂鳴珂復揚
汰微書出淮沛三載隔思存一夕良宴會高閣動春酒平

沙方解帶天入斗牛淺地兼江楚大南浦君如何冥鴻寄
江外

哀糜帥

世亂足張功時平寬養望恢恢儒者雄一身屬軍將處勢
辱爲下投噉功始上成事豈因人循聲須本量從來武功
爵二祖或明兩向後多目色豈敢真級仗寄子屬中官籌
邊歸上相紀効非有律置對亦無恙一功性命抵百事金
錢傍此公無中人何得有孟浪我觀賢智人蟻穴存周防
無爲身外謀庶幾省无妄

送方侍御視學西山

新安江水清南國美侍御竇瑟泚春祠舉朝慶清曙偶爾
鏘佩同未有風期素徒持清白心點君簪筆署悠悠恩莫
往踟躕眷將去柏棘南臺門桃李西川路禮殿今如何文
學漢宣布倘逢金碧影爲報祠官賦

鬱孤臺留別黃郡公鍾梅時李本寧參知引病并懷

達曙臨高臺清風朝日舒江光麗城闕婉變西南隅原泉
迴豫章雲氣連蒼梧嶺海軒櫺間遠勢若可呼集合五方
人割立四州樞鼓角中天鳴公府鎮文儒黃公所行縣冠
帶十數區于今四三年煙火稱名都廡宇何鱗次人語襍
川途方州仰流粟物土驚華腴信美可以留飄颻安所須
皂蓋吹雲清翠玉含煙蕪炎洲方橋袖高宴深菜萁似昔
黃次公高齋遊鳳雛初矜逐臣遠猶憐仙尉殊佳期晨夕
淹懷人煙月俱搖心躡光景長嘯凌虛無何得此高臺千

秋名鬱孤

北河傷雁付旁寺僧

蟻流名石山篙師忽凌亂撐枝何所為前有失羣雁帖水
沒還出趣逐相流轉垂及稍低飛清波影橫箭幾為下所
留復為漁所羨偶隨風勢落安知雲影斷相悲常恐及代
彼作慈觀願依大慈力出箭入雲漢普為射雁人無生可
令患

蘧庵為韓求仲

浮生不可待精意良有儲日中必陽燧月下必方諸世人
空有心安知情所餘憤憤青天裏浩歎不可除不如籍高
枕長與神明居懷來隔山海夢去問庵間試問蘧然覺天
地同清墟

蘧翁予別號也得林若撫蘧翁詩為范長白書寄謝

蘧翁入壘時絲緒無一縷自分省眠食與世絕筐筥吳門
八蠶地故物復何取忽此枯桑翁謬以鮮華與驚若承沮
渙采拾被蓬旅噓枯施蛾眉存殘惜機杼荀卿誠感賦曼
倩或諧語何得奉珠盤空思淚如雨

七言古

別沈君典

去年三月敬亭山文昌閣下俯松關今年三月馳金轂表
背徬徬邀我宿妙理霏霏談轉酷金吾箭盡擲更促人生
會意苦難常想像開元寺中燭開元之燭向誰秉君揚龍
生姜孟頫接席催教白紵辭迴船鬪弄蒼龍影一別長干
不見君天上悠悠多白雲衣帶如江意迴絕孤蹤颯颯吹
黃葉遊人得意春風時金塘水滿楊花吹乍一徘徊顛雙
易義乃七上集詩

關西山落日黃琉璃落日流雲知幾處雲花疊綺縱橫去
旦暮惟聞歌吹聲春秋正合窮愁著夫子才華不可當
陽東海並珪璋輝輝書具幕中畫疊疊初登年少場年
少紛紜非一日喜子今朝有彩筆一行白璧自傾城再
顧黃金須百鎰吏隱郎潛非俊物誰能白首牽銀紱桃
花李花一路開晴煙還映春絲碧春絲引颺雲霞鮮青
雀遙飛爐中煙江南人歸馬翩翩金陵到及鮪魚前天
地逸人自草澤男兒有命寧徒然歸去蓬山蓼水邊坐
食金樓翠琰篇丹蛟吹笙亦可聽白虎搖瑟誰當憐我
今章甫適諸越山川未便啼鳴鳩都門買酒留君別况
是春遊寒食節孟門太行君所知鬼谷神樓非我宜王
孫碧草歸能疾公子紅蘭佩莫遲昨日辭朝心苦悲壯
年不得與明時處處含情待知己可似南箕北斗爲

別荊州張孝廉

去年與子別宣城今年送我出帝京帝邑人才君所見
金車白馬何縱橫金水橋流如灞滻西山翠抹行人眼
當壚喚取雙蛾睂的礫人前傾一盞誰道葉公能好龍
真龍下時驚葉公誰道孫陽能相馬遺風滅沒無知者
一時桃李艷青春四五千中三百人擲蛙本自黃金賤
扞鵲時當白璧珍年少錦袍人看殺唇舌悠悠空筆札
賤子今齡二十八把劍似君君不察君不察時可奈何
歸餐雲實蔭松蘿濠南釣渚飛竿遠江左行山着屐多
吏事有人吾潦倒竹林著書苦不早被褐原非袞冕人
飈車更向煙霞道青野主人歸不歸文章氣骨可雄飛
歲時已逝尚幽滯連翩不

遂知者希平津邸第開如昨嘯激清風恐寥廓人生有命
如花飄不問朱禍與籬落誰當結騎指衡山欲往從之行
路艱懷沙長沙爲我吊洞庭波時君已還人生莫歎宦遊
薄習池何似江陵樂寧知不食武昌魚定須一駕黃洲鶴
我今且唱越人舟青蒲翠鳥鳴相求君獨胡爲好鞍馬草
綠波光不與儔我任長安非一日傾心約結百無一夫子
春間倘未行爲子問取郢中質

答龍君揚

河上草堂秋氣鮮獵獵涼風吹歛煙連雲悲雁響吳天老
鳥嗶啾迷空田田頭歷亂孤蓬飛高舉雲中欲何依金松
黛柏園中阪遊子歸來桂花晚一曲苦寒人可憐題書上
有加餐飯絲履翩然五文章登山躡雪生行光遠遊消憂
何日忘會須蹤履登君堂爲子沉思傷心曲怪子年來書
不屬東南孔雀尚飛遲西北行雲空斷續美人贈我團圓
扇可惜秋來君不見采色明年倘未渝會自因風托方便

黃州舊遊

飛鴻一聲蘆荻洲颯颯蘆花吹高秋故人零落東南流白
水蒼梧雲色愁憶在金陵醉歌舞楊柳香風南陌頭畫裏
春風對紅壁金燈百樹羅公侯履鳥紛紜拚不顧白髮成
翁那能度珍珠河上美人雲燕子磯邊莫愁渡羣豪雨散
落風華畫玉搔頭在狹邪春年桃李真須惜歲晏芳榮空
自嗟但見柔條日就勁迴憶此時攬明鏡一夜相思黃鶴
樓搖落緘書寄貧病

送客滄洲

易義乃先主集詩

七言古

三

長安何許遊俠場朱樓四望臨清觴
宿舍花迴日光花光柳碧城南北青槐馳道如髮直餘曲
長留春暮情新粧似鄣朝霞色就中有客賦蕪城美人滿
堂予目成藹似芳洲連杜若悄如幽澗飛松英文章不到
金華殿旌旄却向黃巖縣簿領關心可若何章服籠身非
爲羨羨君雙鳥近名山雁岩天台委羽間香草千名岩窈
窕靈泉百道月潏濃京闕重逢霽煙雪爲子酣歌如意折
梁前遊子惜遄迴陌上春風愛離別春風蘭舫拂滄洲有
日重上觀臺遊爲看明姑青鬢色海塵飛盡莫須愁

金陵歌送張幼于兼問伯起

金陵花月蔽江空可憐六代多離宮
潮去潮來都應月花開花落等隨風
真人握鏡開神烈便作神臯賜金策
二百餘年天下清往往將軍禮逢掖
肅帝高居俯絳河金碧祠人闕下多
一日鼎成罷宮觀祠人四海空勞歌
佳麗南都足風景浪客紛紜難記省
挾策時過驃騎航調絃半逐胭脂井
相逢相別不相難傲吏清時會閉關
最愛君家張仲蔚滿徑蓬蒿不出山

送前宜春理徐茂吳

西湖徐君美如此眇眇東來渡江水
微颺木葉江波生皓露芙蓉秋色姹
秋色連山客早悲倍憶離鴻江月時
舊郡鈴陽醉煙柳總道春光却是宜
豫章城西江水滿片雨疎花石蘭館
獻賦誰知錦組文題書直道珠盈椀
一別滄洲間白雲金臺暑路忽逢君
祇合飛冤填北海那堪解慍坐南薰
出門小婦恒隨從茗碗香鑪朝夕供
風雨離騷秋暮

行荃蘭墨妙連舟重去去西湖簫鼓陳香絲艷粉逐年新
不惜風流頻取醉君來想像六朝人

送內方山人還天台

滄海冥冥吹遠松春霞一一生殘峰括山一萬六千丈山
人一室蔥翠濃南連委羽紛靈聖金芝翠籥玲瓏映四明
雲日自開牕五縣山川若搖鏡山人原合住山間每怪山
人不住山我夢天台無羽翼空歌積雪送君還

倭王刀子歌答丁右武

丁家次卿有寶刀海色熒熒秋色高可是三年綠煙裡精
華落盡成吹毫聞道溥王昔鑄此擊鼓童男祀刀子抽驚
片電流人目繞怯纖冰墮寒指君今捉刀當贈誰與君對
江心不疑處處從行當知已一片床前光陸離

立春日憶孫生

孫生本是山東美却似江東作鄉里惜別何時復故人吳
歛坐入新安水水上寒雲暗不流片片雪花吹錦裘亦有
金尊映明燭日暮留君君不留留君不住祇愁人別後年
光何處新莫論明日爲人日且道今春已立春

送胡山人歸楚依朱子得

山人何處姑蘓客蚤歲避兵居楚澤年來却號太形人主
人單懷二千石有書數寄單懷君山陽報書差一聞桂林
蘭署有前約一時冷却鑪峰雲爲問山人老何預冰霜遠
寄無人處伏枕寧知春蚤來歸裝數被人持去花下乘舟
興欲殘春陰江上綠微寒但可解貂分客醉何當吹劍與
君彈昨夜西牕起離色滅燭猶談張相國數尺粉楮已作

涉義仍先生集
薪一門桃李俄成棘春宮歲塢事悠悠眼底山人有一丘
爲過滄海垂釣處煙波能得幾人遊

送俞采并示姑熟子弟采故叔白鹿生賢豪人也悲
之

遊子當年風性高龍生地主垂干旄絳帳後堂延弟子春
裝別墅擁賢豪何處山川不留飲何處風光能着寢花落
時煩縹綠箋杯翻只污蒲桃錦爾時間井多懽娛爾家弟
兄猶讀書長星出天十年內經過舊地百不如江山更番
起戎隊河南學館今蕪廢地主才高落網羅門生產盡歸
闌闌君家少父識人稀白鹿騰空人事非頻年落第常留
醉幾夜浮橋獨送歸此情此日堪憐處故人上官得陵署
從今見憶直須來幾日相過那便去春酒春燈花月深離
愁今夕動春心親知報李非無物直笑栽桃未有陰

送臧晉叔謫歸湖上時唐仁卿以談道貶同日出關
并寄屠長卿江外

君心如水門如市直爲風煙能滿紙長卿曾誤宋東鄰晉
叔詎憐周小史湖水寧當非俊遊一官誰道臧風流深燈
夜雨宜殘局淺草春風恣蹴毬楊柳花飛還顧渚簪酒茗
魚須判汝興劇書成舞咲人狂來畫出桃心女仍聞賓從
日紛紜會自離披一送君却咲唐生同日貶一時臧穀竟
同塵

天妃宮玉皇閣夕眺

寶蓋珠幢曳青裙拂雲來謁斗中君因攀帝閣臨元氣却
過雷門動紫氛諸天蒼莽開南牖下視塵衢思矯首繡嶺

平分草樹前清淮半出人家後還緣梯路俯東軒睥睨飛
翻儀鳳門表裏都城如玉切高低道院似雲屯參差向北
隨形勢雉堵獅峰兩迢遞可憐平圃盡開花未許淮山徒
植桂迴飈拂袖倚西櫺樹影潮音入暮聽山中氣接江流
白江上山連浦口青青山四面迴靈澤二百年來深檜柏
能棲寶露足風朝會徙陰煙宜月夕夕暉山色靄松門仙
家日氣會黃昏不須再待婚宦畢恐煩猿鶴怨王孫

夜月太玄樓樓在神樂觀

芙蓉花發出城遊江光雲色映芳洲下榻先榮金碧檻開
燈還動紫華樓樓前嫋嫋垂雲幄樓上嘈嘈奏天樂何如
邀佩戲層城直似吹笙懸半嶽輕風拂袖解人醒急雨能
添別院清高興明星一回首琪樹蒼茫河漢聲

答王恒叔給事憶丁鄒二君

赤城芙蓉青桐柏煙霧連山海氣白忽忽懷人幽意多却
對堦庭芳草積秋圖婉變風霞開寶瑟逶迤月露夕飄飄
徒羨茂陵人鬱鬱自憐金馬客開門上馬去人間陌頭喜
見鍾陵山幾度池臺招不去有時山水醉忘還道士天壇
長稽首玉女星樓時進酒激玉調笙世上無鳴雞吠犬天
中有王郎奏事日幾封清顏秀筆動天容每視夔龍集東
省曾窺鸞鶴下中峰傳來玉價連城起祇愁蘭葉當門委
山川白雲徒問之日月河清今有幾鄒生玉律悲迴風御
史無雙行殿中豈有片言觸天上亦隨二美遊江東江東
佳麗殊未央持此待君君莫忘星軒倘使碧鷄路斗酒相
迎朱雀航

送饒伯真之天台兼訊王給事明德長君五松子
羅公弟子真神仙煙裝露宿能經年晝採靈花盱眙宅夜
調春酒神公泉武夷幔亭曾拂首子晉中峰一携手尋師
直泛昆池蓮懷人戲折煙臺柳爾時誰到天台峰大羅真
人名五松五松一去光響城曾誰伐鼓朝天宗汝今再響
天台策淮水金碑註銅柏寧言六代有衣冠且道千門對
巾幘由來此地足煙霞緣海春深汝憶家若見方平留畫
扇爲報麻姑掃落花

送胡孟發應制兼懷趙孟白劉子玄

蓮花峰頭君不住桃葉渡前君復度張燈作酒臨朱絃美
人一曲傷遲暮鄉心寧道隔山川客鬢懸愁挹風露揮鞭
極目長安雲盡昇回首江南路君今與我非少年君客故
好能談天傾坐惟須綠玉管結交底用黃金錢誰言耳目
都非是始悟肝膽長不然數年喜讀絕交論近歲頻看游
俠篇酌酒對君心不展北斗臨城路東轉非關遊子易披
離自是世途難偃蹇多拚獻歲入西秦卽漸殘年泊東苑
江外含梅冰雪深河陽着柳春風淺春風魯酒送行軒青
茫禰樹難攀援舍人就詩柏梁殿方朔上書金馬門風塵
陌上新知樂煙雨江南舊客憐不見恒山趙夢白爲問汝
南劉子玄

送于公葵歸金壇

年少金多亦不惡能碁八品權能作莫因長者避風泥自
是名人好爲樂秣陵可遊風景多首夏此時猶清和與君
芳意何處盡別岸芙蓉生綠波

送劉子玄使歸

昨歲芳禛散城闕草綠煙波迨春月河梁斗酒令須傾雲
閣寸心終未絕劉生風義汝南人少年青鬢帝城春上憐
徐樂獻書晚人識相如秉傳新星軒擘擘金陵道清署開
尊愜倫好那堪晏歲言別離直是行人心草草見說淮南
津吏迎還將歌吹度蕪城足歷五都未厭望才傾一座爭
知名歸去梁園動春色一種風流吹臺側情知愛少亦爲
郎爲許舍香能見憶年來意氣復誰陳丈夫磊落立功勲
不似老儒重文法祇堪簪筆望青雲

太常謝公北泊天妃宮有作來年正朔立春謝公前
使琉球感天妃神光濟海焉

漢使河源虛織女君得天妃下神語海氣雲驚壁葉山江
關雪憶梅花喚白澤賜衣金佩刀神鯨怪燕爭波濤精氣
自陵星氣遠功名早遂風雲高只言世上堪平步候氣重
尋幽宰路常依北闕玩芳華暫向南都瞻玉樹南北園陵
佳氣重太常新入近天容况復青郊候祈穀立春春朔幾
人逢

署客曹浪喜

今冬寒多忽作暖羊脂臘酒青蕤椀達曙留連歌笑言蓮
花漏水宵來短疎窓小竹真蕭瑟淺帳寒梅動疎散客省
經知無印開祠曹報說添人管北闕雲霞青鬢疎南朝煙
月歸心歎鍾鼓空思長樂宮江山別築忘憂館四十頭顱
君不知爲看年來衣帶緩

寄李半峇內卿追憶陳寶鷄

仙令長安君以後繡服霑春幾迤逗赤縣彈琴自一時公
庭舞鶴冷清漏咲浪紛紜陳寶鷄鳴鞭載酒御橋西諸賓
歷亂凌風舞小史温融映雪嬉意氣滿堂心自許密燭迴
簾深夜語惟知生死十年期忽漫浮沉兩仙侶陳君曲折
殊可憐君家一掌順陽川隆中故宅若爲遠安衆諸劉時
往旋少室僧來喜相慰能言半峇身閒貴兄弟中原詞賦
名兒郎上路風雲氣紛吾四十滿爲郎每愛嵩鄖夾內鄉
幸好分麾河嶽路來須一飲帝臺漿

三日二碧王孫山亭飲

金陵拂鬱難攀援熒熒二碧相寒温小碧家臨漢西路次
碧宅近清凉門清凉迴高見蒼莽籬門正接王孫園不嫌
唐突興俱往且爲畧約開殘尊初經窈窕上林閣忽覺氣
勢如山村斜臨江臯隔睥睨前瞻天闕正軒轅但坐自令
佳意出遲遊尚及春光存翠薄荆榛徒極想花蹊桃李知
無言忽看城闕歸雲度起視簷廊宿鳥翻向夕餘妍定三
五何妨滅燭臨高軒無事王孫惜芳草自然幽客眷蘭蓀

聞王悅之說閭門隱者

王郎道有閭門人白首青蒲自編席入市賣席常清晨未
到中時卽歸宅便持百錢虎丘寺但坐相逢成主客就飲
何曾忘嘯歌歌罷回船動西夕自言一生不持扇半世蓬
頭少巾幘三家市裏足埋藏百歲人中堪戲劇爲看閭門
來去人不爭遲早俱頭白

黎女歌

黎女豪家近將笄如期置酒屬親至自持針筆向肌理刺

溟分明極微細點側垂娥摺花卉淡粟青紋遠白地便坐
紡織絮錦單折襪吳人綵絲織女兒競戴小花笠簪兩銀
篋加雉翠半錦短衫花襖裙白足女奴絳包髻少年男子
竹弓弦花幔纏頭束腰際簾帽斜珠雙耳環纈錦垂裙赤
文臂文臂郎君繡面女並上鞦韆兩搖曳分頭携手簇遨
遊殷山沓地蠻聲氣歌中答意自心知但許昏家箭爲誓
椎牛擊鼓會金釵爲懽那復知年歲

萬州滕障子歌

劍門藤絲如髮細織作爭先出新意十二雲屏海上來平
波瑩熨瀟湘字纖纖錯理真絕奇闌花側葉鳳交嬉高吹
海色障風日遙憶煙蘿擺月時

伍仲元老人飲酒歌

青雲老人何爲者高冠截葉高風寫家多故事饒談笑年
少他鄉劣遊冶老去初爲童子師貧來未覺交情寡到門
問酒隨生熟坐地吟詩襍風雅有子能裝翡翠花無人獨
爨青松把謝郎奕墅宜酬對羅公講席會軒翥白雲東岡
草蕪沒綠竹西塘夢瀟灑猶記長橋春醉時月出高林人
上馬

答恒叔并憶夢白伯符

玄湖煙雨半霏微鍾阜晴雲濕更飛卧聽鳴猿谷曙起遊
看宿鳥山明歸由來意氣壓塵襪到處風流饒吐納吳中
有酒一須酤洛下無書却省答相看一倍惜流煙映雪裁
書已隔年中子山前憑岸幘旗亭樓畔屢迴鞭多君正直
能玄史今日南中美無此寶刀將寄只丁卿玉律閒調是

鄒子別後交情一問君山郎謝病又何人如今曉事歸年
少漫道長安吃子雲

寶劍贈龍身之

甘棠聽棘舊池陽萬年遮泣動臺郎沉雲不散三天日似
雪先浮六月霜沅陵拔幟功名備世路何人惜葑菲卽知
潘岳斲除名不道中郎爲敝鬼晉帝營西日彩收吳妃宮
北水雲流當時并道英雄主今日翻爲詔獄囚龍生滿身
俱俠骨此事官時殊草率不知僞旨出誰人乍許爰書歸
獄卒遺君寶劍共徘徊美酒銷心莫浪猜見說漢家尊太
守春風應得赦書來

水亭觀右軍真蹟得誰字

閉門坐罷初臨池何處留連揮灑時白日亭亭江上暮此
意悠悠知爲誰開軒拂匣鸞龍色滿目琅玕寧可持不信
歸來焚萬帖今宵莫見右軍書

送謝君實理高州

君嘗執法文登城朱絲之直冰壺清遊戲蓬萊幾清淺坐
看海市搖空明望仙門前風葉舞世路煙波只如此漠漠
升沉不得意人間一復炎州理炎州高涼氣色涼綠榕滿
堂荔枝漿天池六月一棲息珊瑚幾尺高摧藏我昔雷陽
向孤遠獨樹無陰下長坂夢隨梅嶺江南春人行石城夜
中飯秋風莎露排煙嵐一官如寄誰可談與君相似定相
見東海勞僧湘漢南

僧號大勞

懷曾舜徵衡山

年少相逢在何所山東道上風塵語零落相思今一時美

人悠悠隔江楚一上春官垂廿年滿目無人私自憐此生
薄相自應爾似子通材那復然長安有懷未傾瀉迴雁峰
前嘗不下忽傳南嶽金簡文來振西方白蓮社空門酬唱
老生涯衡廬真作往來家有情身中無盡藏與子同看峰
上花

以歌代書答趙仲一

白波蕩蕩流真寧邦清吾友如其清欲留關尹言道德稍
知公子近刑名風塵兩度相携手聊作悲歌一壺酒長安
貴人方見知鄉里小兒亦何有紛紛世故不可窮晚柱碎
璧成英雄空驚越客詛秦客未塋滕公得趙公有毋閒居
差不惡無家古寺堪留客雖知世上眼難青何得此中頭
遽白我今與子一談諧霜紅月白正湏來去官只有耕田
手處世都無避債臺温公袖中誰所寫坐我蕭蕭直林下
向西還似過屠門龍泉太阿知我者

東館別黃貞父乙巳夏小暑貞父赴徵儀曹予送之
郡南東館適伯東參知馳書來別貞父因以墨客
所作雪景卷併寄予云午日別貞父時江閣風雨
寒甚因憶沈啓南六月添衣畫雪次韻爲別貞父
命予書其後追憶十年前別貞父湖上正雪臺殿
竹樹蕭然如此畫中也因及之至如石田詩顛倒
炎涼聊戲爾又何今昔之感云

午日送客風雨寒參知凍飲留江干爲言沈周曾六月醉
起添衣畫雲雪江天曉閣爭黃昏行人旋泊愁銷魄指揮
墨客寫爲別天機偶發非涼温六月雪花吹不去相看不
易淺乃先生集詩

解何所致不知東館是炎天憶別西湖有寒意

五言律

古意

春澹曲墀滋風輝遙翠時含情望朝日永歎在新知鬱鬱
青門道悠悠湘漢期玉壺起行酒迴淚濕春絲

德州逢李道父觀察

太史南河盡朝陽東路行星辰郎位合煙雨嶽雲平魯酒
能香色燕歌到羽聲知君有奇氣長揖漢公卿

河上送張明府

河朔秋將晚黎陽縣欲花鳴琴當夜色別酒送年華白髮
滄洲遠高歌雲漢斜經過鄴城下自古欲長嗟

送袁生漢中

君去旬陽道初過明庶風居人緣河上都尉治褒中渚茨
浮衣碧墟桃引幔紅秦吳千里色流恨曉雲空

河林有酌

風亭移石竹爲客正開襟宿鳥過殘雨吟虫傍積陰故心
人不淺秋色夜方深便合丘中去寥寥鳴一琴

初至江關

朔方空水陸南國自山川夜月啼飛鵲秋風咽斷蟬宦遊
長是客吏隱豈非仙買有青燈在鳴榔上酒船

題王逸人莊

金盤河色外石屋華峰西日氣草薰陌花光雲映溪空巖
人語迴曲樹鳥飛低直道堪長隱東陂魚稻肥

送客歸岳州

湯義仍先生集詩

楓隱號蟬急林開放鷓輕柳煙眠際穩江月醉餘清夜色
遙相渚秋陰冷岳城遠憐洞庭水漁笛共歌聲

江樓送東粵翟先輩

樓上秋風遠城陰水樹微笑蓉低木末暝色上林霏海燕
涼猶拂江鳥靜不飛登臨澹無色還似送將歸

送周叟東遊

淒淒客所適云向岱宗遊海色天門曉松聲日觀秋封中
雲欲起泗上水還流莫作吳門望淒其未可留

秋發庾嶺

楓葉乘秋影涼蟬隱夕暉梧雲初掩靄花露欲霏微嶺色
隨行棹江光滿客衣徘徊今夜月孤鵲正南飛

平昌送屠長卿歸省

神仙曾作縣君子遂名堂竹色朝行酒鐘聲晚隱牀西遊
人未老南至日初長那用登芸閣千秋辭賦香

送古萍歸百丈山

到來都是境情至詎成塵秋色生鴻雁江聲冷白蘋別離
心草草珍重語頻頻莫待他生見還爲慚媿人

戴師席上送王子厚北上子厚名渾然司徒北海王

公公子也有物表之姿昔人之度溽雨來辭戴公
平生不飲此日連舉兕爵數度公咲曰吾之邠原
也用原字贈詩就和

去向青州榻來遊白下門蘭言接公子草色送王孫過雨
催驪曲臨風寫綠尊不堪頻北首驅馬獨平原

哭亭州周二弘祁四首

七夕天河別千秋零露悲金陵逢舊館璧水正新知便作
修文去空爲汗漫期琴風將酒月故是一相思
逝物有生同悲君更疾風澤蘭雖自長桃葉已成空數命
悲馮衍才情似孔融徂春兼惜往淚落晚花中
並憐周處士竟作不歸人燕室裁添羽龍陂有落鱗羈懷
良易感寂路苦難春誰掛吳陵劍將悲蕙草陳
落木西陵下飛花北煥遊居然成別袂何日問藏舟忽忽
疑猶在悠悠問不休自殊方外客禁得淚長流

遠遊

桃李艷春光思妾在河陽燭散茱萸幔煙銷迷迭香人墮
千里目曲斷九迴腸歸來故相識莫作道傍桑

同董光祿望雪漢西禪閣

鄉關望不極江漢此登臨夕照空門靜寒棲佛影深飛霜
曾白簡繁露滿青衿祠署春能入幽蘭思莫禁

西塘煙渚憶大父徵君

喬木無人問王孫有歲芳池臺秋縹緲梧竹暮荒涼雨意
青山外煙墟綠水傍不知嵇叔夜清嘯若爲長

七言律

金鷄城前望白水有懷

金雞城前花未稀白水莊前人正歸詎道園林初服晚獨
憐江海寸心違芳臯夏翟羣衝翳繡箔春蠶半上機不少
當年琴釣友去年還得藉音徽

寄前太守胡公

臨川太守自多賢解綬君今不待年杜密可曾私引託姜

岐長爲病遷延誰言去後陂當復正憶年時楊柳每懸窳是
江城無大小說君名字總潛然

閏中秋

中秋玄彩自相鮮復是清輝不羨前靈莢何年多占月桂
華今夕倍流天玲瓏剩卧珠胎滿端正添看玉鏡懸多少
離懷起清夜人間重望一回圓

送何衛輝時喜潞藩新出

帝子新封接帝鄉何郎新命守河陽江花碧署年光滿雲
氣蒼梧秋色長內史未須秦法律朝歌曾識漢循良人傳
萬乘旌旗出總爲猗蘭是國香

送王比部供奉採藥扶侍太夫人歸粵比部故侍御

殿中

白雲司發桂花叢彩袖承親碧海東潘岳御輿逢令節沈
郎行藥正秋風先抽美草占年樂盛取菖蒲益帝聰並道
春祠惟坐嘯也能符遣及花驄

送王侍御以論耿公歸蜀侍御故吉州人

自是安成舊世家偶隨雲物映三巴吳兒競愛彈文好楚
叟新知物論譁畫兩江連巫峽雨繡衣春作錦城花君恩
未報難高隱猶有冠氣觸邪

送吳竟父西歸過運司伯子

蒼蒹白露滿秦河年少芳樽玉樹歌別館春情隨夜盡曲
江楚色聽潮過吳聲未斷迷香徑海賦能添出素波爲到
故園梅色蚤可堪青鬢客愁多

送程中舍還朝

易義乃先生集詩

七言律

七

薇垣清切羨中書鳳詔銜飛得自如別路幾逢花樹密宦
情真覺酒期疎江阜曉色侵行佩河漢秋星轉使車爲報
太常能吏隱葱陵長對碧窗虛

問薛太學近洙

歸去橫林動一年薛君章句與誰傳經聲隱雨初移榻樹
色籠晴可放船未許過家營外宅應須對嶺矚新田清秋
茗椀差饒興或許蘭陵石上泉

送林廷任之進賢便歸閩省

神君出宰謝林巒鼓角乘秋入建安待唱白華留客醉卽
看青雪照人寒江聲暝合風雲路縣影晴分日月灘莫便
河陽嗟宦拙爲儒初着進賢冠
于中父餉薊邊便歸金壇

雲陽仙吏玉青葱泛酒蒸桃不再同少府金錢行餉北長
城旌吹護歸東秋山馬色河流外古戍蟬聲木葉中日近
薊門邊候遠幾人長劍在崆峒

寄馬長平理廬州

登高送目海雲東鳴雁秋生碣石宮小吏廬江看執法諸
侯泗上待趨風鄉心欲賦梁園盡別騎方嘶漢苑空不惜
放歌逸調好今宵千里月明中

送長沙易掌故

秣陵煙雨片帆收燕子江邊一醉遊白石滄浪隨意有青
莎襟樹幾人聞星光夜發長河渚雲氣春銷古玉州舊愛
楚騷應暫掩由來此地亦悲秋

送陳仲道餉延綏歸嘉定州

司馬西遊賦筆閒相將蜀道出秦關鄉心歷落焦原上河
色蒼茫斷磧間騎影甘泉魚乍躍塞雲高館雁初還海棠
香盡歸休晚解道峨眉似遠山

送李獻可賚馬價薊門便携家歸華山李君同是沈
几軒先生門人也

休文池館映青衿每話三秦動我心騎省晝移宮樹綠客
牕秋夢岳蓮深佳人並操歸鴻曲國士先馳買駿金爲過
薊門東掖望馬蹄冰雪正難禁

送楊太素中書出祭趙府

春官玉節最誰才獨遣中書鄴下來襟被自留琴客語離
筵偏爲酒人開梅風曉角催寒送花月春帆截浪迴見說
趙王能好易相過應不話叢臺

送伍給事謫萬載丞

年來清奏出陪京每向秋江送客行給事舊從關令尹爲
丞新失漢公卿星通北粵蠻差少地接長河濕較輕自是
世情能物色不妨黃綬去逢迎

送黃觀察雲南

北門都水歲清寒萬里遙天映法冠乍許鄉間來問俗獨
憐妻子不之官秋山月落雲旗出絕徼花開露冕看見說
南中稀酒米數杯行色爲君寬

約謝吏部先九日同令弟友可伍山人仲元造池上
謝郎高卧聽西池樓外風翻滴露枝道有山人能勸酒不
妨家弟一圍棋三江白雁來何蚤九月茱萸興莫遲正恐
登高見籬菊落英先發楚臣悲

琴石

東溪獨枕隱飛湍青碧琴床面面安形似蕤賓一躍易韻
深方響欲浮難波間激玉清誰訴洞裏流泉冷自彈日暮
更爲金石奏迴風吹作水仙寒

送徐敬輦浮梁暫歸蘭溪省覲

寒郊煙影散春旌列宿河梁昨夜明劉向早傳蘭署業阮
咸堪醉竹林情舟經浦口齊雲宿身到池灘逸月行不用
蘭川將酒去玉甌春茗會人清

平昌得右武家絕決詞示長卿各哽泣不能讀寄張

師相感懷成韻

哀響秋江迴雁聲雨霜紅葉淚山城年來漢網人難避老
去商歌客易驚貝錦動迎中使語衣冠誰送御囚行長平
坂獄衝星起可是司空氣不平

戲答錢塘姜永明

香奩艷曲省曾傳不報情知越妬燕拚死可令花性惱貪
生直爲酒壚憐仙娥作伴叻偷藥女俠難教唱採蓮猶有
錢塘舊蘇小良遊還報木蘭船

南海郭觀察夢菊約西城寺琴集別袁滄洲文毅

高懷何用結交深綺陌翻爲狎隱尋過雨汾陽移白恰開
春海色薦鳴琴雲浮睥睨烏棲樹月冷招提鶴舞林夜半
袁宏高詠罷滄洲頭白故人心

鄴中關繆侯祠

趙壁叢祠非故鄉漳河懸絕舊荆襄輿圖并借揮戈色廟
貌全依秉燭光運去英雄猶嘆喑靈來風馬欲蹌踉今朝

朔望流歌舞何似銅臺對魏王

高太僕每過輒值余他遊太僕嘗爲侍御頗好棊酒
有淑人之風更約之飲

道人終日掩荆關長者乘車十往還太僕本來驅駿骨綉
衣方得解嚴顏十千美酒絲桐醉三百枯棊賓從閒况是
秋風有良月門前雙桂許人攀

劉諫議出鎮金州暫歸長白

妙迹西遊諫草間憂時長似映心顏太常陵事清齋入長
纒鐘聲遠夢還副岳廻旗開白雨靈河邀佩出藍關由來
隴塞功名地不說吳都侍從班

送姜司農入秦

茂宰曾標濯錦才同官幾歲鳳皇臺書通芍醬時抽簡酒
到郟筒一命杯遂赴秋期秦隴上且看春色漢江廻涼州
舊宅渾無恙長似西平駐節來

送丁生濟南訪舊

綠雲晴色映江干罷酒乘舟送所懽一飯共憐滄水使十
年初謁漢祠官新知結綬人情易末路分金古道難莫爲
秋風苦留滯鵲山明月夜飛寒

明遠樓陳伯達仲客仲宣去諒夕燕前有宗生在座
引去留之遲歌兒壓雪不至

南河五月似新秋晦日褰帷接勝遊酒半竹厨連霧暝夜
深漁火帶螢流門廻綠草牽車騎座借青燈瞰斗牛莫爲
無歌遽欲起高樓曾爲至公留

送胡瑞芝以東粵右丞入都行仲秋大慶禮萬壽日

十七千秋日十三奇逢盛際也時君平以平播功
貴望之

十年清望紫薇臣南極星趨拱北辰萬歲歲當嵩九祝千
秋秋正月重輪芝英瑞馮雲中表金鏡光傳海上珍况是
平南多事日衮衣推鉞更何人

劉天虞暫歸汝南別業寄聲趙夢白馬長平

忽忽江頭送遠人秦川公子夜歸秦山中臥病能過客澤
畔行吟見逐臣趙璧肯爲羸柱碎梁園相憶馬卿貧前臨
楚塞登高盡回首黃花涕淚新

送周富滿臨海尉赴象山巡檢富吾家舊小史也出
身傍人而事予甚謹憐而送之

少小相依京洛行爲誰書記得微名驚看妙尉臨雙闕又
送巡官出四明但是歲時來薄俸每當憂喜見長情秋光
去後何人憶紅木樨開海嶠清

閒雲樓宴呈張師相

羽翼初成鬢亦斑西來鸞鶴且追攀空驚浴日臨滄海暫
許行雲過舊山襟樹鶯啼高舫外綠波春色畫樓間江湖
魏闕尋常夢好聽漁歌盡日閒

五言排律

奉寄舉主張龍峰令弟對都水

函丈七踰歲官高幾令郎宋生詳動止陳子接輝光顏髮
傳如昨音踪感不忘後來徒領袖前事足沾裳德鎮爲廬
岳神區表豫章香爐雲酷烈布瀑雨旁唐嘗對江州榻曾
登副史堂再經遠地主一別似天璜秀僻蒼梧遠思深桂

水長揮衣鳥路側行藥雁山傍靈窟天台秘霞標海色颺
奇探疑謝客逸嘯與嵇康舊德宜京府新叅入汴梁長河
天上脉太室地中勝事名公愜賢聲過客揚策勲應早
晚賦政不尋常媿我才非賈當年劍遇張浮名雖不早人
意亦差強妄意瞻宮闕依然迷太行仰天流白汗默地想
清揚敞篋開繁露殘貂異肅霜漆悲驚衆俗田曝愛君王
魏闕三年夢燕京百日糧靡蕪經素節蘋芷及春陽冰破
池開綠風輕柳變黃流鶯三兩度歸雁百千行帝女桑將
出王孫草自長朝官飛翠紫貴第錯金簧亦喜繁華事今
非年少場薄遊須俛勉應制敢廻遑定有知吾白能無恃
彼蒼獨憐一日遠未得尺書詳就織筒中布虛春石上梁
無緣奉君子祇是憶他鄉便似飄飄梗頃歡辭辭棠千金
才鼎貴八座並軒昂絳闕爭鳩鵲和丘委鳳皇媒勞兼粉
綠特達又珪璋第恐荃蘭變安知桃李芳投情授知己明
德務偕臧

寄司明府

杜軫爲郎去王喬此鳥過瑤臺初破彩珠曲始澄波化術
何須譜光儀式可歌調如吹玉琯斷必準金科種樹開繁
蔭治稂就美禾周顛雄百里潘岳在三河去思篇章溢留
傳亭館多揆予遭草澤托分靄松蘿拭霧窺文理披星出
太阿違顏空奏記福履自鳴珂壯甚迂懷古年來善養痾
居空惟抱影作賦苦揚蛾笑似驚蝴蝶啣如疥駱駝微言
真不數習俗久成訛水舍通魚鳥山田占蟹螺盆花空勃
宰庭樹且阿那尺蠖悲隨葉靈龜喜占荷小山吾分矣大

塊等如何白雪惟三楚清風憶五紘何時將玉楮對日緬
瓊柯

送艾太僕太僕以乙科爲郎論江陵起復戍起南鴻
臚

世閱高臨汝衣冠起岳州精靈萃蓋曉氣脉洞庭秋江漢
稱才子瀟湘托好述儒林蒼玉滿郎署白雲悠是日江陵
相長星寓縣愁禮嫌金革變權誤墨纒留奮筆含香勇衝
冠執法羞燕臣隨伏闕楚客竟爲囚御梃驚魂落丹墀濺
血流動傳天詔獄分作鬼投幽遠竄逢羣魅銷魂失爽鳩
秦城將忌杵漢黨欲窮鉤淚濕條支盡身拚并鬼休扶顏
依枸杞作語向鼇牛洗雪人難待迷陽運忽周機權還太
乙氣色噴出尤詔旨須人望恩波許自由玉關歸鳥道壽
海發龍湫遂作雲雷起還令湘漢浮法星低照蜀明月遠
通涪復有東門恨難爲西塞憂猿鳴初黯淡鶴怨轉夷猶
龍影迴江郭巴雲護岳樓九河原曲直百鍊肯剛柔典客
高情映祠郎清燕酌如雲瞻鸞鴛似雪耻蟬蛸下秩依園
廟齋心隔冕旒時時分羽籥一一聽鳴球偃蓋朝霞爛穆
枝宿鳥啾才情空在苒耆舊得優游翰墨飛長紙壺觴引
薄修忘年過灑落浹歲語綢繆世事留黃閣公才尚黑頭
乞歸丹疏入言佩尺書投岩望宜專坐朝銓且七駟離心
眷蘭菊別韻起梧楸冠蓋鴻臚道干旌白鷺洲月卿爭祖
席雲從識仙舟去欲蒐戎乘行將咏德輶鳳洮鳴鏑徧雲
朔羽書稠汧渭秦非子河源漢列侯羗胡形欲詭將相語
猶偷馬穀經年減燕金幾處求英雄懷鐵劍形勢借金甌

老亦趨千里今何問一丘駿圖周罔得戎議傳咸優並事
今吳趙看君展一籌

盧溝曉望

氣脉開玄朔晴霞動紫氛龍隨天闕曉虹度井陘雲冠蓋
泥塵合旌旗落月分參差鎬池見隱約渭橋聞草繡榮光
繞花滋淑氣薰今朝玄灞曲西笑益氤氲

萬侍御赴判劍州過金陵君以邊事論政府行

紫氣通華岳黃圖闢草萊地遙金柱接天廣玉門開雪嶺
燕支逼湟池曳落迴安攘餘上策駕馭失雄猜世數鳴沙
積風塵壘壁摧市和虛內帑買爵富中台醉吏囊誰問疲
儒轂浪推飲河清渴赤食月白星灾萬里城危感三公網
數恢借籌沉漢幄折檻起雲臺字挾披肝苦章飛戰血哀
叫閨心展轉臥閣語徘徊鬼謁能煬日神奸不畏雷繡衣
翻遠影封事委浮埃墉隼掀難下臺烏落未回敵人乘障
舞壯士隔河哈角韻寒吟徹鷄鳴暗舞催春王回斗柄月
將在河魁冰雪陰將解風雲氣自培秦中初折柳江外與
題梅去色連雲棧歸心灑瀕堆叅軍髯自好灑洒絕倫才

秋日西池

池上到秋光登臨愛夕陽鏡中蒲柳色衣上芰荷香聽雨
初留履當風一據牀倚蘭延客語高菊采鄰芳紫翠連山
暝晴陰隔水涼坐看人世小仙馭白雲鄉

陽江避熱入海至濶洲夜看珠池作寄郭廉州

春縣城猶熱高州海却涼地傾雷轉側天入斗微茫薄夢
遊空影浮生出大荒烏膾藏黑鬼竹節向龍王日射濶州

郭風斜別島洋交池懸寶藏長夜發珠光閃閃星河白盈
盈煙霧黃弄鮪珠有泣盤露滴君裳

謫尉過錢塘得姜守冲宴方太守詩恹然成韻

旅客如吳會同人在水陽笑迴花壓帽泣別酒沾裳獻賦
登枚氏修文下沉郎暮雲春穀冷秋草敬亭荒獨歎題輿
此曾邀數騎將雨齋深蟋蟀晴檻淺鴛鴦共夢常千里相
思偶一方尚持心膽素稀覺鬢顏蒼道舊才難盡時新意
易傷禮卑存授簡興劇儼垂堂擲地詩成響兼春木吐香
煙霞移几閣山水過舟舫市筑留還俠興歌接似狂魂來
多白岳人去獨滄浪自愧紛吾久還疑向若茫今朝擘瑤
草還自惜餘芳

七言排律

奉贈趙宗伯十四韻

天水璇源鬱上宗玉松真氣接吳淞干霄蚤映長虹色隱
海全窺大壑淙池上白龍浮冉冉河陽金鳳出漚漚徵書
北闕行蓬苑祭酒西都領辟雍通籍舊叨延杖履奉常新
入聽歌鐘得臨南部山川美幸典春祠歲月從積霰峩峩
山嶺桂餘風謾謾澗中松年華極目催三秀春草歸心畧
五茸未擬經筵臨白虎先看畫室正銅龍光輝自合重明
麗恩澤長分湛露濃雷瀟千年逢少海雲攢四岳辨中峰
股肱漢室丹青事羽翼商山雲壑蹤相國門前瞻玉樹懷
人江上寄芙蓉獨憐郎位鍾陵下霄漢遙遙望九重

嶺外初歸讀王恒叔點蒼山寄示五岳遊欣然成韻

封章瑣闥移晨病世事陪都接夜談芳草遠山萋盡碧暮

雲江水翠成藍風光掩映徒留臥官興蕭疎許放叅燕趙
金河餘氣色瀟湘桂水自晴嵐青妃出日峰前笑玉女明
星掌上探委羽雁湫三竺下點蒼雞足五雲南雲霞踐陟
真能勇碑版窮搜亦似貪自我園陵新耐飲爲郎漢署宿
香奩傷心有客梅難寄生意何人樹不堪瘴嶺夜珠迴合
浦臨川小築寄香楠閒遊幾地思公子婚娶何年到小男
蠻部碧雞光縹緲昆池神馬暗趁趨羣公且看青鏤筆未
老那抽綠玉簪獨怪登高易憔悴不應漁父莞湘潭

和方玉成十二韻

天柱山迴煙月餘長年發興自匡廬爐香合沓青華蓋瀑
練分明玉佩裾拂匣斗牛趨劍浦射蛟風雨出龍舒溢城
雪照秋雲白鍾寺紅殷海日虛托道茫茫初向若經知渺
渺欲愁予歸休事業留華闕籍甚文章付石渠千里明妃
琴內託十年幽客鏡中噓猶龍氣色周藏史衰鳳吟聲楚
接輿但着佳時長度曲時因妙處一傳書粗拚卷帙論心
後盡倒衣裳識面初興劇鹿巾差有酒驩非彈鋏敢無魚
能來更作蛩然喜况復他時使者車

五言絕

遷祠部拜孝陵

寢署三年外祠郎初報聞臣心似江水長遶孝陵雲

送汪主客

酒寒須別君燈火欲紛紜今夜籬門月殘年江上雲

浪石灘

雨濕瀆陽暮風鳴浪石寒鷓鴣飛不起橫過釣絲灘

廣城

書題小雪後人在廣州迴不道雷陽信真成寄落梅

恩平中火

海氣層雲盡山煙遠燒浮孤臣隨早晚一飯是恩州

海上雜咏

小罌青種子割雀最知風每歲初春夜高飛鳴向東
水飯田家女春歌踏和聲火雞催欲早莫聽陌頭鶯
耳帶山雞白微低撫翼聲客牕何處曉海色最先鳴
蓄絕瓊西路能言是了哥何時呼萬歲賽却隴禽多
破敵鷓鴣淺爲雄翰羽粗一般藍翠好長闕白山呼
月晦來書蠟脂膏脫滿筐紺花浮犀箸一坐共流香
見說臨川港江珧海月佳故鄉無此物名縣古珠厓
碧樹琅玕石瓏璫金玉聲平生鉄如意愁惜爲君輕
嶺俗檳榔重盈門過禮時銀刀飛寶匣日日摩花枝
秋色藤花晚青香子欲圓相思不相識紅豆在君邊

陽穀店

獨來陽穀店遶屋是青山似有江南色蕭蕭簷樹間

呼春鳥

日日呼春鳥殊陽到月西不知春欲去還向恨人啼

雁山

借問採茶女煙霞路幾重屏山遮不斷前面剪刀峰

韶石

舜帝南巡日傳聞此地迴秋風響靈峽還似鳳飛來

曲江

古驛芙蓉外煙林晴欲開曲江秋色晚木末幾徘徊

平昌間右武被逮慘然作

獨有豐城劍千秋氣不銷長平一杯酒還合祭臯陶

楚江

莎淺碧潏潏遠晴山翠新輕波蕩柔櫂江暖最宜人

七言絕

戲答宣城梅禹金

飛鸞相泣並栖柯公子乘舟艷綺羅記得長干大垂手秋
清木葉水微波

送秦次君之汴

朝雲鄣日望南州一曲蘭歌清漢流爲過雙溝莫留悵月
明無限吹臺秋

賈胡

金釵擊鼓醉豪呼桂樹高樓啼夜鳥不信中秋月輪滿年
年海上看明珠

秀州

雨濕松陵春滿煙杏花榆莢映新田不知何處謳歌好東
柵平湖日夜船

新林浦

凌陽浦里雜花生曉屋鳴鳩春樹晴昨夜南溪足新雨輓
轡不見踏歌聲

青陽道口

博山橋上晚煙吹花氣晴雲煖石池解道青陽人易老道
傍仙冢故纍纍

易義乃先生集詩

七言絕

七

江宿

寂歷秋江漁火稀
起看殘月映林微波光
水鳥驚猶宿露
冷流螢濕不飛

寄林巴陵

漢西門上月華流
豐浦湘君玉佩遊
借問仙鳧何處遠
白雲飛滿洞庭秋

送人入蜀

隴隴津樹曉帆開
簫鼓秋聲遠岸回
無事江關卽惆悵
劔南猶有望鄉臺

張老別

空江積雨忽朝霞
歸去吳淞處士家
爛醉莫嫌秋鬢改
尊前重對玉簪花

廣南聞雁

傳道衡陽有雁迴
炎州片影更飛來
似憐遷客思歸苦
爲帶鄉心過嶺梅

漫書所聞答唐觀察

蘭署江南花月新
封書纔上海生塵
心知故相嗔還得直
是當今丞相嗔

除夕遣囚

除夜星灰氣燭天
醪酥銷恨獄神前
須歸拜朔遲三日
溢見陽春又一年

粵裝見郝羨仲刀子

桂瘴來時青氣深
七星巖畔寶刀沉
交遊半百逢生虎
燕市悲歌一片心

關南上橋寺候黃觀察善卿殯不至
不可攀留夢已殘殯虞歌斷五更寒黃泉咫尺淹如此得
似人間行路難

戊戌再覲回宿龍潭驛

誰向歸舟唱一聲玉蘭花盡牡丹榮似憐遊子春三月纔
換江南第一程

漢宮秋

千門河漢夜雲收風起高堂紅燭流直是井梧心不死聲
聲還泣漢宮秋

侍宸殿贈益藩老內史

玉皇當日舊貂璫白髮官牌翠佩長掃地焚香春殿裏總
延祠客奉君王

送洪雲林入都暫過毘陵

雲林幾宿得尋遊夢入吳江煙雨秋爛醉芙蓉池上別明
年聞雁在何樓

送郡丞雷實先還郢

聽鶯出谷意能無作賦新知楚大夫正與登高容易別可
憐春色在江湖

送朱懋忠當湖

傲吏逢迎氣欲降輕風微雨富陽江當官正是清和節陶
令清閒臥北牕

聞瞿睿夫尚留章門睠然懷之

四十年前燕市驚蒼茫重見豫章城不知流寓千年後得
似長沙與正平

章門送劉冲倩之虔臺

相逢不惜曲求權折柳今當心緒殘
行到水西春未老紅梅還寄一枝看

送張積之饒陽

貧家經典作庖厨旅食尋常瘦似初
慚愧天文與鍾律汝家張敵獨遺書
故以孝廉知天文鍾律待詔家有樂書云

潔上人重修棲賢

千秋少室起寒煙達老黃龍意已傳
水石如雷轉空谷年年風雨夜安禪

蜀客歸娶

窮愁何必是他鄉百歲為權一日強
春盡蛾眉見歸客蜀裝傾出海棠香

建安王馳覬薔薇露天池茗却謝

已過西風白露滋天池寒色映青瓷
梁王憶得相如渴正是幽蘭醉雪時

陪張師相桃花嶺

桃花峰裡吹參差皓鶴驚飛王母祠
為報文成休辟穀天書來下帝王師

玉版師別意贈貞父所種寺笋

雨濕疎鍾時看雲月殘紅寺照初曛
不應便作題門去五六年來為此君

卓老

自是精靈愛出家鉢頭何必向京華
知教笑舞臨刀杖爛醉諸天雨襍花

華西寄王道服岳伯

昊氣金河靜鬱盤峰中人語白雲端初窺玉井樓頭坐十
丈蓮花掌上看

西峰瀑濺雨廉纖星宿飛騰掛玉簾落日滿山松色動倒
吹蒼嶺作龍髯

西望乘雲見帝鄉通天還自在車箱蓮花別起清寒色玉
女頭盆下玉漿

送周仁父遊梁

鴻雁高飛海色空河橋秋發暮雲東書生解作相如賦歲
晏梁王在雪宮

近禊贈莆田藍翰卿往襄陽便過其先人隨州刺史
祠下

楚客曾同章水西滿樓風雨杏花低今朝寒食仍章水閒
殺花枝發大堤

春風忽作武昌遊官柳蘇蘇繫客舟莫過峴山輕下淚汝
南碑在古隨州

臨章別

亂帆秋影半江樓燕語滄浪傍客舟便去揚州且明日故
鄉今夜有人留

南州門人雪中來問業贈之

斷臂都無世上情少林人自雪中行文章薄伎何須此亦
有前程一苑生

王孫家踏歌偶同黃太次時粵姬初唱夜難禁之曲
不須重上泛湖船碧玉王家小洞天上客何來看歌舞暮

雲微雨最宜憐

甲申見遍北驛寺詩多為故劉侍御臺發憤者附題

其後

江陵罷事劉郎出冠蓋悲傷并一時為問遼陽嚴譴日幾人曾作送行詩

過縉雲

日上扶桑海氣收仙人榜上記曾遊祇愁怪石能生長不遣陽冰一字留

賦

青雪樓賦四明戴公萬曆庚辰歲予遊太學時祭酒也公容情俊逸談韻高奇於諸生中竄受風賞徂

春涉秋完日餘夜公私之致兼窮禮樂之權無吝

辛巳以失意江陵相致仕里居而予亦跼伏江外已丑予徙官南祠得公手書云前塋婦徐青山山自天台來其前雪竇山來從四明相當也夾以公棠建溪前以剡水橫合而東北靈海胥其窟矣若乃關流扞門隨迎主賓金魚之阜玉鏡之池玄武碧雞之狀仙人文曲之星察其地貌蓋亦他日歸真之宅也夫沒為堂房生為樓觀考槃其中名以青雪四窓四明蒼翠如織步吟徒倚甚以自適吾弟達者為我賦之以示後人感而賦焉

若夫越國君子翰林主人江海空明之氣風霞秀上之神既有情而有望亦信美而且仁雖慙吾之寡韻獲勝引於成均坐東堂而賦竹過西池而采蘋圖史之觀入夜琴歌

之醉兼旬素風期于道業雅致激于清塵乃以東閣嫌猜
南臺惠謨本生世之難諧豈時人之法度念袞職其難補
謝榮衢而息鶩眷人義之壇場問風雲之徑露溫伯雪子
之畏人姑射仙人之飲露非息陰而取機且緣生而發寤
曙霞標其可驚布神光乎赤城度星台而折彩閃鬱郁於
徐青影玲瓏之雪竇洞葩華兮四明左棠溪之溜莅右建
渚之葱縈織交泥於翠剡歸榮光乎赤溟洞壑宮商之響
陵阿鳥獸之形象委宛以靈和氣參差而淑清青岳之靈
魚泚泚雪峯之寶鏡熒熒吾山有終焉之志斯丘懷可樂
之情志有悲而未陳情有驩其必薦映渠陌之通明瞻林
霏之菁蒨藹生香其發越縉泥津而換泣舉壤冪而陰穠
草樹花而晴絢適蒼莽以忘懷撫高深而滯眷矯樓臺而
一日敞軒薨於四面納陰陽而吐心視山河而下見東井
通日月之華北斗飲風霞之彥客至而棲雲讓席人去而
生煙拂薦近深心其自遠迫遺形而故衍挹靈華於清府
望仙人乎海縣想勝業之悠綿限情期之涉踐相毫釐而
密移恃神明其未變惟人生之去來像潮音之出沒偶愜
寄於山川又奚分其宅窟襲光氣之流離藉陰暉之隱鬱
撫靈娟兮發生悲先朝露兮掩金骨指同穴以爲期念皎
日以明發依松柏之明庭托粉檟於靈越旣連理之在茲
庶畫衾之無缺遲鳳靡於金泉訂鸞訛於石闕渺同室之
春秋凜便房之歲月想霜露於容堂且醉歌乎林樾極平
生之眺聽冀遊魂之恍惚隔地脉之幾何謝人權於倉卒
玩傳薪於竟指候滄桑於窮髮來未詮其所根去不其

何物苟來去之無存自欣愁之可拂就林穴而何怵登
樓而靡他善飛沉之暢悅佳草木之猗那思美人兮瑤草
蔭山鬼兮女蘿奉浮生於尺晷懷佳期於寸波悲千秋其
未弭懼一日而已多唱蟋蟀於軒堂邈寤寐於陵阿寄流
光於夜宅欣蚤計於前和遡甘露之雞鳴聽落水之虞歌
達生之能事已畢微躬之滯累伊何澹春華於曉署颯秋
光於夕河昔樹人兮桃李今懷仙兮菱荷尚風雲其未已
乘樓觀以經過及真人之無恙貯靈想於羲娥

虎賦予隄巴丘南百折山中有道士善檻虎爲兩函
桁之以鐵中不通也左關羊而開右以入虎懸機
下焉餓之抽其桁出其爪牙楔而鋸之緼其舌已
重餓之飼以一銖之肉而已久則羸然弭然始飼
以飯一杯菜一盂未嘗不食也亦不復有一銖之
肉矣以至童子皆得飼之已而出諸囚都無雄心
道士時與撲跌爲戲因而賣與人守門以爲常率
虎千錢大者千五百錢初猶驚動馬牛後反見犬
羊而驚矣或時伸腰振首輒受呵叱已不復爾常
置庭中以娛賓月湏請道士診其口爪鑄剔擾洗
各有期道士死其業廢予獨嗤夫虎雄蟲也貪羊
而窮以至於斯辱也賦之

夫何山中之一獸兮受猛質於西旻貌低團而項挺鼻黥
隆而齒齧目斜匡而電爍聲倨頷以雷殷舌理粗而莖樹
鬚鋒橫而獵人爪含銛而卷曲尾拂彗而緼伸咤形模其
足怖矧威勢之絕塵靜嘯而陰飈率起坦步則稠林自分

凜氣候之相制隱形勢而見尊况屈曲之山巖常此窟之
成羣黃斑屬而臥隴白額連而飲津初涉味於牛馬遂舐
及於人民戶震懷而屏徙雖重遷而遠藩獨無生之道士
故有心而與鄰力不加於子路術不詭於黃神布石關之
宛轉交織葉以續綸界鳴羊於接檻誘聞羶而見循進密
歷以窮路置蹠躅而下門遂乃聊浪擲跌偃仄輪囷始僮
斃而怒勇久牢騷而意煩氣屈而斲力痺以竣壙局拘而
勢改積威約而意平於是道士欣焉待旦及晨舉之於懸
處餓之以兼旬見威神之委頓任處置之紛紜未陷頭而
拔鬚先胷爪而駮蹠振權牙於巨斧磨刺舌以疏巾香泔
變其腸胃清水洗其喉唇初猶啖以碓肉次則習以盤食
或設以糗粒之餘或投以菘芥之根既苦饑而伏檻敢擇
食以對恩遂乃改山林之性氣狎雞犬之見聞遇夫人之
下視卽弭耳而意親諒厓柴之已去放野牧以逡巡圓腰
織而脇息豔班摧而褻皴撫之而亦喜撲之而不嗔偶循
隅而吐嗜輒蒙呵而愴魂懊撐距之無時委降戢於非倫
見其弱而可弄牽以售而守闈既爪牙之久折亦何威而
見奔莛周旋於苑薄得混迹於兔磨學婆娑而昵主戲嬰
綽以娛賓感知音之君子被嘆涕之殷勤備茲靈之巨猛
鬱有武而有文偶唇吻之所及卽性命之相因論雄心與
剛力固決乾而倒坤值網絀而風飛觸燖燎以雷噴哮怒
則千人自廢憤蹶而萬瓦猶震非胥疏其有欲何牢檻之
敢陳偶朶頤於跛羊落一髮於千鈞饑窘來而餌施利器
往而性泯足人間之玩擾無氣決之可存諒如此而久生

固不如卽死之麒麟



